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Title: 幻中游

Author: active 18th century Yanxiazuren

Release date: October 2, 2008 [eBook #26748]

Most recently updated: January 4, 2021

Language: Chinese

*** START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幻中游 ***

Produced by Hui-Ting Chuang

第一回 老宿儒七貼方登第

詩曰：

修士讀書認理真，几忘氣化有屈伸。

游魂為變原不昧，漫道人間無鬼神。

卻說萬歷年間，湖廣黃州府羅田縣，有一個秀才，姓石名峨，字峻峰，別號嵐庵。乃洛陽石洪之后。為無未避亂，流落此處。家有房宅一所，田地數頃。為人素性剛方，不隨時好，不信鬼神。夫人竺氏惠而且賢，中饋針織外，黃卷青燈，恆以相夫讀書為務。因此峻峰學業成就。每逢考試，獨冠一軍。四方聞風，無不爭相景仰，樂為結納。可惜時運坎坷，隸功名。凡進六場，不是命題差題，就是文中空白。不是策內忘了抬頭，便是表里漏了年號。一連七次，俱被貼出。但窮且益堅，立志不懈，待至年過四十，卻又是一個科分。這正是：肯把工夫用百倍，那怕朱表不點頭。

凡大比之年，前數月內，魁星偏（遍）閱各省。揀其學問充足，培植深厚者，各照省數勒定一冊，獻于文昌。文昌奏之玉帝，玉帝登之榜上，張諸天門。名曰：天榜。是科，石峨早已列在天榜數內。及至八月秋闈，三場如意而出。回至家中，向夫人竺氏道：“今科三場，俱不被貼，吾已中矣！”夫人答道：“相公果能高發，正是合家之慶。”到得揭曉，果然獲蒙鄉荐。及來春會試，又捷報南宮。二年之間，身登兩榜。只因朝綱不振，權奸當道。立意家居，無心宦途。生有一子，表字九畹，取名茂蘭，一名蕙郎。乃武曲星所轉。從小丰姿超眾，聰明非凡，甫離襁褓，即通名物。七歲讀書，竟能目視十行，日誦百篇。不過三五年間，把五經左史，諸子百家等書，俱各

成誦在胸，熟如弗鼎。開筆作文，落落有大家風味。長至一十五歲，不惟文章工巧，詩賦精通，亦且長于書畫。一縣之人群呼為石家神童。峻峰竊喜，以為此子頭角崢嶸，日后必能丕振家聲，光昭祖業。“

吾何必身列N班，甘于任人進退耶？”不仕之志，因此益堅。明朝定

例，凡一科會試榜發，除鼎甲詞林外，其余進士，三年內務要用完。因宦官專權，人多畏禍。殿試后，假托事故，家居不出者，十人之中，不下四五。緣此詮選之時，人材短少，吏部奏道：朝廷開科取士，原以黼黻皇猷，非使叨膺名器。茲逢選期，人材短少，皆因歷科進士，多甘家居，致有此弊。伏乞聖裁，飭各省巡撫，查明報部，提京面檢。如或年力精壯，可以備員，即發往各省補缺。庶人材出，而百職修矣。謹疏奏聞。

疏上，皇上批道：准依奏覽。部文行各省，各省行各府，各府行各縣。

一日，石峻峰偶到縣衙吏房。該管書吏一見峻峰，口稱：“石老爺來的湊巧，我正等著人去送信。”峻峰道：“有何信送？”書吏道：“今有部文提你赴京檢驗，文是夜日晚上到的，今早發房。若不信時，請到房里一看。”遂讓峻峰房里坐下，把文查出遞與峻峰。峻峰一見這文，心中不快，閉口無言。書吏又道：“這文提的甚緊，速起縣文，上省去請咨，咨文到縣，約得半月有余。家中速打點行裝，咨文到時，即便起身。斷勿遲滯，致使再催。”方才說完，這個書吏，被傳入宅里去了。

峻峰出衙回家，路上度量此事。不覺形諸顏色，到了家中，夫人問道：“相公往日，從外而來，甚是歡喜。今日面帶憂容，是何緣故？”峻峰道：“今日適到縣衙，見有部文，提我上京檢驗。意欲不去，系聖上的旨意。去時倘或驗中，目下群小專權，恐易罹禍網，貽累子孫。事在兩難，躊躇不決，故爾如此。”夫人道：“這事有何作難，皇上提去驗看，原系隆重人材。相公趁此上京，博得一職，選得一縣。上任后，自勵清操，勿蹈貪墨，縱有權奸，其奈你何？做得三年兩載，急為告退。既不至上負朝廷，又可以下光宗族。兩全之道，似莫過此，這是妾之愚見，不知相公以為何如？”峻峰答道：“夫人言之有理，但上京一去，往返須得半載。蕙郎年當垂髫，夫人亦系女輩。家中無人料理，如何叫我放心去得？”夫人道：“這卻無妨，我已年近五旬，一切家務，盡可支持。蒼頭趙才，為人忠誠，外邊叫他照料。蕙郎雖幼，我嚴加查考，他也斷不至于放蕩。自管放心前去，無須挂懷。”峻峰道：“夫人既是這樣，吾意已決。”

次日就赴縣，起文上省請咨。家中湊對盤費，收拾行囊。一切親友或具帖奉錢，或饋送贍禮。來來往往，倏忽間已是半月。吏房著人

來說：“咨文已經到縣，請石老爺領文起程。”石峻峰領得咨文在手，就雇了一只大船名為“杉飛”。帶了一個書童叫做“來喜”。擇日起身，又與夫人竺氏，彼此囑托了一番。這才領著蕙郎送至河岸，看著峻峰上船入艙。打纜開船，然後回家。

卻說峻峰這一路北來，順風揚帆。經了些波濤，過了些鬧壩。不下月余，已到京都。下的船來，才落店時，就有長班投來伺候。次日，歇了一天。第三日早晨，長班領著，就親赴吏部衙門，把咨文投訖。仔細打聽，進京者還無多人。吏部出一牌道：

部堂示諭，應檢進士知悉：俟各省投文齊集日，另行擇期，當堂面驗。各人在寓靜候，勿得自誤。特示。

峻峰見了這牌，店里靜坐無事，除同人拜往外，日逐帶著來喜在街上游玩。玉泉山、白塔寺、藥王廟、菜市口，俱各走到。一日，飯後出的門來。走到一個胡同里，看見一個說《西游》的，外邊聽的層層圍著。峻峰來到跟前，側耳一聽，卻說的是劉全進瓜，翠蓮還魂一回。峻峰自思道：“無稽之談，殊覺厭聽。”往前走去，到了琉璃場前。心中觸道：“這是天師府舊第，昔日天師在京，此地何等熱鬧？目今天師歸山，落得這般蒼涼。天運有升沉，人事有盛衰。即此可以想見一斑。”憑吊了一會，嗟嘆了幾聲。遂口詠七言律一首，以舒慨云：

景物變遷誠靡常，結廬何須飾雕梁。

阿房雖美宮終焚，銅雀空名台已荒。

舞館歌樓今安在？頽垣碎瓦徒堪傷！

古來不乏名勝地，難免后人作戰場。

詩才詠完，回頭看時，路旁一人，手拿舊書一部，插草出賣。要過來看，乃是《牡丹庭（亭）記》。峻峰想道：“此書是四大傳奇之一，系湯玉茗所作。我卻未曾看過。店中悶坐無聊，何不買來一看，以當消遣。”因問道：“這書你要多少錢？”那人答道：“要錢四百文。”峻峰道：“這書紙板雖好，卻不甚新鮮了。從來殘物不過半價，給你二百錢罷。”那人道：“還求太爺高升。”峻峰喜其說話吉利，便道：“既要看書，何得惜錢。”叫來喜接過書來，付與他錢二百五十文。那人得錢欣然而去。

峻峰回到店中，吃了晚飯。叫來喜點起燭來，把這書放在桌上。從頭看起，初看《驚夢離魂》以及《冥判》諸出，見其曲詞雅倩，集唐工穩，幽思奧想，別有洞天。極口稱道：“玉茗公真才人也！”及看到《開墓還魂》一出，鼓掌大笑道：“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死生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死而復生，那有此理？”伯有作歷，申生見巫，韓退之猶以為左氏浮夸，無足取信。湯玉茗才學名世，何故造此誕

漫不經之語，惶惑后人也。疑鬼疑神，學人大病。家有讀書子弟，切不可令見此書，以蕩其心。”遂叫來喜就燭上一火焚之。峻峰在京候驗不題。

但未知蕙郎與夫人在家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幼神童一相定終身

卻說蕙郎在家，自他父親上京去后，逐日不離書房，功夫愈加純正。母親竺氏亦時常查考，凡平日讀過的書籍，從新溫了一遍。每逢三八會期，求他母親命題一道，作文一篇。非迎送賓客，足跡并不到大門。如是者，兩月有余。一日，偶到門前，見街上走路的，這個說呂公在世，那個說陳搏復生。唧唧噥噥，三五成群，一直往東去了。蕙郎問趙才道：“這是為何？互相稱獎。”趙才答道：“十字街口東，有個相面先生，說他系云南大理府人，姓曹名奇，道號通玄子。一名曹半仙。他的相法，是從天台山得來的。相的委實與眾不同，因此哄動了一城人。大相公何不也去相相呢！”蕙郎道：“我去是要去，倘或太太找我，你說上對門王相公家講書去了。”趙才應道：“曉得。”

蕙郎出了大門，往東直走。又轉過兩道小巷，抬頭一看，已是寓首了。但見口東路北，一簇人圍著個相士。里三層，外三層，擁擠不動。蕙郎到了跟前，并不能鑽入人空里去，只得在外邊靜聽。聞其指示詳細，評斷決絕，心中已暗暗稱奇。適值相士出來小解，看見蕙郎便驚道：“相公也是來相面的嗎？”蕙郎答道：“正是。”相士道：“好個出奇的貴相！”蕙郎道：“小生陋貌俗態，有何奇貴？先生莫非過獎了。”相士道：“良驥空群，自應詫目，豈是過獎。相公真要相時，今日天色已晚，一時相不仔細。明日飯后，在敝寓專等，肯賜光否？”蕙郎道：“既是如此，明日定來請教。但不知先生寓在何處？”相士道：“從這條街上東去，見一個小胡同，往北直走，走到盡北頭，向東一拐，又是一條東西街，名為賢孝坊。從西頭往東數，路北第五家，就是敝寓。門口有招牌可認。”蕙郎道：“我明日定去領教，但恐先生不在家，被人請去。”相士道：“一言約定，決不相欺。”蕙郎作別而去。相士也收拾了壇場，去回寓所。

卻說蕙郎回到家中，步進書房。適趙才送茶到此，蕙郎問道：“太太曾找我么？”趙才答道：“不曾。請問大相公，曾叫他相過否？”蕙郎道：“這人真正相的好，但今日時候迫促，相不仔細，說定明日在下處等我。我稟知太太，明日飯后，一定要去的。”蕙郎把相面一事攔在心頭，通夜并沒睡著。次早起來，向母親竺氏道：“今日天氣晴明，孩兒久困書房，甚是疲倦，意欲出去走走。街上有個相士，相的出奇，還要求他給相相。孩兒不敢擅去，特來稟知母親。”夫人

道：“這我卻不禁止，你但出去，務要早回，我才放心。”蕙郎答道：“孩兒也不敢在外久住，毋煩母親囑咐。”用過早飯，封了五錢銀子，藏在袖內。并不跟人，出門徑往賢孝坊去了。蕙郎一來，這正是：

展開奇書觀異相，鼓動鐵舌斷英才。

蕙郎到了這街西頭，向東一望，路北第五家門口，果然有個招牌，上寫“通玄子寓處”五字。蕙郎走到門前，叫道：“曹先生在家么？”內有一小廝應道：“現在。”蕙郎走進大門。往西一拐，又有個朝南的小門。進了這門，迎門是一池竹子。竹子旁邊，有兩株老梅，前面放著許多的花盆。轉過池北是三間堂房，前出一廈，甚是干淨。往里一看，后檐上放著一張條桌，上面擺著三事。前邊八仙桌一張，擱著几本相書，放著文房四寶。牆上挂一橫匾，寫道：“法宗希夷”四字。旁邊貼一對聯，上寫道：

心頭有鑒斷明天下休咎事，
眼底無花觀遍域中往來人。

蕙郎正在打量，小廝進去說道：“有客來訪。”那相士連忙走出相迎，道：“相公真不失信，老夫久候多時了。”讓到屋里，分賓主坐下。叫小廝潑了一壺好茶來，彼此對飲了几杯。相士開言道：“算卦相面，先打聽了人家的虛實，然后再為相算，名曰‘買春’。這是江湖中人的衣鉢，予生平誓不為此。相公的尊姓大名，并系何等人家，暫且不問。俟相過後，再請教罷。”蕙郎道：“如此說先生的大號，小生也不便請問了。”相士道：“相公的貴相，非一言半語，可以說完，請到里邊相看，尤覺僻靜。”相士領著蕙郎，從東間后檐上一個小門進去。又是朝西的兩間豎頭屋。前檐上盡是亮窗，窗下放著一張四仙小桌，對放著兩把椅子。北山上鋪著一張藤床，床上放著鋪蓋。后檐上挂著一軸古畫，乃張子房杞橋進履圖。兩邊放著兩張月牙小桌，這桌上擱著雙陸圍棋，那桌上放著羌苗牙板。蕙郎稱贊道：“先生如此擺設，真清雅人也。”相士答道：“旅邸草茅，未免污目。”兩個對面坐定，相士把蕙郎上下細看了一番。說道：“相公的貴相，天庭高聳，地閣方圓。兩顴特立，准頭丰隆。真五岳朝天之相，日后位至三公，自不必說。但印堂上微有厄氣，天根亦微涉斷缺，恐不利于少年。相書有云：一八、十八、二十八，下至眉攢上至發，是為上部，主少年。自天根至鼻頭，是為中部，主中年。自承漿至頰下，是為下部，主末年。貴相自十八至二十八，這十年未免有些坑坎坷。過得二十八歲漸入佳境。到得五十六十，功在廟社，名垂竹帛，顯貴極矣，以后不必再相了。”蕙郎道：“先生如此過獎，小生安敢望此。”相士道：“我言不妄發，日后定驗。”蕙郎又問道：“先生既精

相法，亦通柱理嗎？”相士道“相法按八卦，分九宮。命理講格局，論官祿。其實陰陽五行，生克制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蕙郎道：“如此說來，先生不惟會相，亦且會算了，愿把賤造，再煩先生一看。總為致謝，未知先生肯否？”相士道：“這卻使得。”蕙郎就將八字寫出，相士接過來看了看說道：“貴造刑沖不犯，官殺清楚，誠貴人格也。是九歲順行運，自九歲至十九，還在父母運內，無容多說。細看流年，不出月余，定有喜事臨門。自十九至二十九，這十年大運不通，子平說的好：‘老怕長生少怕衰，中年只怕病與胎。’你這十年行的正是胎運。過此以后，官星得權，百事如意了。但年年細查，不勝推算。待我總批几句，親身領會罷。遂提筆寫識語八句云：

學堂星動繼紅鸞，何料喪門忽到前。

驛馬能牽大耗至，陰伏天牢緊相纏。

幸逢武曲照當命，那怕傷宮與比肩。

壽星應主晚歲運，一生福祿自延綿。

寫完遞與蕙郎說道：“相公，你一生的遭際，盡在八句話中。挨次經去，半點不錯。此帖務要收好，勿致遺失。”遂拱手說道：“語少忌諱，萬望包涵。”蕙郎謝道：“代為指迷曷勝感佩。”就把謝禮呈上，相士道：“老夫半生江湖，只重義氣，不計錢財。相公日后高發，定有相逢之處。何必拘在一時，厚儀斷不敢領。”蕙郎再三相讓，相士極力推辭。蕙郎見其出于誠心，說道：“先生既然不肯，小生另當致敬。尊命安好過違。”遂把封套袖起，相士方才問道：“相公尊姓大名呢？”蕙郎答道：“小生姓石名茂蘭，賤字九畹。住在永寧街上，家君諱峨，字是峻峰。系壬午舉人，癸未進士。現今赴京候檢，去有兩個多月了。相士道：“既然尊翁大人赴京檢驗，不出月余，定有喜信。這一句已是應驗了。”彼此又盤桓了一會，蕙郎告辭，再三的致謝。相士送至門外，彼此作別而去。卻說這個相士住了些時，不知流落何方。街上再不見他相面了。蕙郎在家不題。

但未知峻峰在京候驗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念民艱挂冠歸故里

卻說石峻峰在京候驗，住至月余，并無音信。一日，長班走來稟道：“小的今早經過吏部門前，見有牌示了。限于初四日早刻齊集，當堂面驗。今日初三，就是明晨了。老爺把靴帽衣服，逐一打整停當。小的明日早來，好跟老爺同去。或坐車，或坐轎，今日雇下，省的明晨忙迫。”峻峰稱了三錢銀子，著長班去雇車子，就把衣帽等物，逐一檢點了一番。叫來喜俱各包妥。用過午飯，轉瞬天黑。峻峰早早關門睡去。

次早起來，叫來喜要水洗了臉，梳了頭，用過了早飯。店主方才

去開店門，長班進來稟道：“車子已到，請老爺早去，勿致有誤。”

就把衣包、帽盒，送在車上。峻峰上車坐定，長班卻先走了。車夫使著車子，來喜隨後跟著。霎時間，已到吏部門首。長班前來稟道：“路北有一個茶館，甚是清雅。老爺下車，暫歇片時，換了衣服，再上衙門。”峻峰下的車來，見路北門面鋪上，挂著“煮茗齋”三字一個小招牌。進到里面，是三間瓦廈。兩邊俱是開窗。中間門上吊著帘子，院內東西兩邊，俱是走廊。時當九月，東廊下放著几盆金菊。西廊下挂著兩籠畫眉。峻峰步入房中，見后檐上貼著“聊勝指梅”四字。

下邊貼“茶賦”一篇云：

惟龍團之津液，與雀舌之汁膏。解睡余之煩渴，醒酒后之號呶。爾乃黃芽披蒸，綠腳垂潔。碧乳翻濤，銀絲勝雪。列三等以為差，冠六口而獨口。酪可為奴，筵堪伴果。味品香泉，烹須爐火。盛玉罌其常湛，轉金碾以成塚。至若經作陸羽，錄著蔡襄。添溫暖于冬腹，滌炎熱于夏腸。既無恤夫冰后，又何羨乎瓊漿。

兩旁又貼一對聯云：

開戶迎花笑，啟窗聽鳥鳴。

峻峰里面坐了一會，換過衣服。長班來稟道：“大人將近升堂，請老爺過衙門去罷。”峻峰跟著長班，走到儀門前邊，挨省次站定。大人已上堂，從北直驗起。一省或驗中二十多人，或驗中十五六人。點到峻峰，吏部停筆問道：“你原籍何處？”峻峰應道：“原籍河南，后遷湖廣。”吏部又問道：“洛陽石浚川先生，是你一脈嗎？”峻峰應道：“是進士的上世先祖。傳至于今，已二十二代了。”吏部笑道：“你既系先儒苗裔，又當年力精壯，正該為朝廷出力報效。奈何追蒿邛之高風，負王家之遴選。你且下去，明日再聽發落。”并未說驗中與沒驗中。峻峰下的堂來，心中甚是恍惚，不敢就走。直候到各省驗完，大人退堂，方才回寓。心中度量了一夜。到得次早，叫長班去打聽，回來稟道：“小的見吏部書辦說：大人已經啟奏，再看旨下如何？”峻峰心中愈加驚慌，住了兩天，親去打聽。吏部已把聖諭貼出。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思賢為國寶，安可野有留良。茲依部奏，驗中進士，二百八十人。大省二十名，中省十五名，小省十名，各照數發往候缺。惟石峨系先儒后裔，理應速用，即授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知縣。赴部領憑，毋得遲緩。欽此。

峻峰見了這道旨意，不勝歡喜。領過憑文，請了兩位幕賓，招了几名長隨。離了京城，自通州壩上船，星夜往黃州府進發。京報已早到家中，夫人竺氏叫趙才打掃客舍，制辦羊酒，候峻峰來到，以便待客。住了些時，峻峰已到家中，親戚朋友來叩喜者繩繩不絕。熱鬧了

半月有余。峻峰恐誤了憑限，祭過祖墳，擇一吉日，率領家眾，直往長安上任去了。這正是：

雪里無人來送炭，錦上誰不去添花。

卻說峻峰一入陝西境界，就有人役來接。峻峰略把土俗民情，問了一番。因問“衙門廣狹怎樣？”來役稟道：“官衙內有鬼，歷來的老爺，俱住民宅。小的來時，早已雇賃停當，修理齊楚。無煩老爺再為經心。”峻峰笑道：“本縣素性是不怕鬼的。我定住官衙，不進民舍。你等作速回去，給我收拾官衙，違者到任重責。”來役跪央再三，決于不准。只得星夜趕回，把官衙打掃出來。峻峰一到縣時，直就官衙內上任。是晚，更夫巡夜，聞有鬼說道：“石青天在此居官，吾等暫且回避。”從此官衙內，安靜無事了。上任三日，行香放告已畢。查前任的案卷，未結者還有二三十件，或出票，或出籤，把一千人犯，俱各拘齊。出一牌示：“本縣擬于某日，升堂理事。滿城士民，愿看者概為不禁。”到得那日清晨，衙門里人就填滿了。峻峰自飯后升堂，坐至日夕。二三十件案卷，俱經理清。當批者批，當斷者斷。該打的打，該罰的罰。無不情真罪當。一時看者，群驚為神。峻峰把眾人喚到案前，曉諭道：“本縣承乏茲土，雖無龐士龍之材，卻有西門豹之心。在此居官一日，必不使爾等坐受玷危也。”眾人叩謝而散。歷任一年，政簡刑清。做至三年，頌聲載道。城內紳衿鄉間百姓，送萬民衣的，送萬民傘的。貼德政歌的，紛紛不一。峻峰悉行阻卻。特出一告條云：

長吏為民父母，兆民皆吾子也。父母育子不聞居功，長吏恤民豈意望報。嗣后媚諛之事，斷不可復。

一縣之人無可圖報，遂題詩刻石，以銘其德云：

愛民勿徒羨異黃，竊幸邑侯稱循良。

繭績不繇咸淳化，鳴琴堪并單父堂。

割雞聊把牛刀試，買犢旋慶筑麥場。

頂祝焚香情莫盡，永登貞鉞志不忘。

后天啟皇帝登基，太監魏忠賢專權用事。峻峰急欲退去，告優未暇，忽越級升了廣西柳州府知府。到任三月怡化翔洽，適廣西巡撫提進省議事。峻峰星夜赴省，來見憲台。巡撫道：“傳貴府來，非商別事，今有東廠魏大人發下銀子三十萬。叫本院散給各府，各府散給各縣，放于民間使用，三分起息，然后本利催齊解司。下歲領去再放。貴府該代放銀六萬兩。作速領去，分派州縣。”峻峰稟道：“大人之命，卑職固不敢違，但柳州府地瘠民貧，兼之連歲凶歉。有者典當田宅，無者鬻賣妻子。自顧不贍，那有余錢，代為出息。還求大人極力挽轉，務使百姓均沾實惠。”巡撫道：“這是東廠大人的鈞旨，誰敢

抗違。”峻峰跪央道：“百姓是朝廷的百姓，官員是朝廷的官員。朝廷設官，原為牧民。并非設官代人放賑。卑職只上知有皇上，下知有百姓，中知有大人。若浚民生而肥內監，這等樣事卑職斷不敢做，亦不肯做。還求大人三思。”巡撫道：“如此說，難道你不顧你的考成嗎？”峻峰起來冷笑道：“吾人出仕，原以行節，非圖固寵。卑職自幼讀書，頗有志氣。昔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吾寧為五馬榮挫志乎？大人既不肯為萬民作主，卑職斷不給太監放債。”巡撫怒道：“你這等的抗上，本院一定題參。”峻峰答道：“與其待大人題參，何如卑職先自引退。”遂告辭而出，銀子分文不領。

回到署中，把倉庫檢點了一番，并無半點虧欠。未結的案卷逐一理清，應發的發回本縣。把他的印綬，親身送到巡撫衙門。撫院一見，甚是不悅。峻峰稟道：“百姓不可一日無官。居官不可一時無印。卑職既得罪東廠大人，豈容卑職久留此地。望大人暫且把印收去，以便委人。如魏大人加以罪譴，就是焚尸滅族，卑職愿以身當。并不累大人。”說到此處，那巡撫就把印收去了。峻峰從省回衙，掩門待罪。住有半月，并無風信。遂雇了車轎，率領家屬，仍回黃州去了。不知峻峰回去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為友誼捐資置新宅

話說石峻峰棄官回署。巡撫委官盤查倉庫，無半點虧欠，案卷無一件停留。只得一面委人看署，一面修書報與京中。書道：
叩稟：東廠司理監，魏大人座下。前承大人發下銀兩，卑職徑定府縣俱各派去。獨柳州府知府石峨抗違不領，兼以棄官脫逃。特為稟明，以便究治。專候鈞旨，肅此上達。

廣西巡撫某人頓首

魏忠賢拆書一看，心中想道：“放賑滾利，終屬私事。且石峨為人剛直，十分究治，未必甘罪。倘或皇上聞知更覺不妥。莫若將機就機，叫他去罷。”遂寫一回書道：

茲承來札，俱已心照。柳州府知府石峨，雖系抗上，乃皇上親放之人，不便究處。且素稱廉明，□□民望，棄官回籍，聽其引退。勿得從刻，照書施行。

某月某日東廠特發

卻說石峻峰轉升之后，巡撫上疏，另題補了長安縣一員知縣。姓王名o字止珍，乃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系進士出身。往長安上任，路過襄陽府。襄陽府城內，有一個致仕的員外，姓胡名水榮字涵齋。與王o素系年誼。王o來到襄陽拜看胡水榮。胡水榮設席邀請。席間，王o向胡員外道：“小弟先去上任，少停半載，再接賤眷。自番禺直抵長安，路徑太長，一氣難以打到。弟欲向年兄借一閑房，在此作

個過棧。兩截走，庶不艱苦。不知年兄肯相幫否？”胡員外答道：“

寶眷到此，小弟理應照料，那煩年兄啟口。”王o道：“既蒙年兄慨許，小弟就謝過了。”席終之后，王o回店，次日起身走了。

卻說胡員外又自想道：“凡官員的家眷，少則二三十口，多則四五十人。現在住的宅子，終是安置不下，且不便宜。莫若另買一宅，權叫他住。一則全了朋友之誼，二則添些家產，豈不兩全。”算計已定，遂叫官中，代為買房。本街西頭路南，有房子一處。房主姓徐名敦，本因宅子里有鬼，住不安穩。要賣了另置。就出了一張五百兩銀子的文約，交給官中楊小山。楊小山因向胡家來說，胡員外問道：“這房子他實在要多少銀子？”楊小山道：“依他說要銀五百兩。”胡員外給他三百五十兩。說來說去，講到四百五十兩，徐家就應口賣了。胡員外擇了日期，同著親朋，叫楊小山寫了文約，把價銀足數兌去。徐家把宅子騰出，交給胡員外。他另搬到別處去了。

卻說王o到任，住了半年。寫了一封家書，差了一個的當家人，往廣東去接家眷。家中男女，上下共有二十余人。一路直投襄陽府胡宅而來。胡員外著人把新買的宅子，打掃潔淨。請王夫人與公子住在里面。一切照料，無不盡心。歇近一月，正要起身而去。忽有一個家人，星夜趕來。稟道：“老爺已于四月間病故，小的料太太少爺，還在此處。特來報知，好去搬靈。”夫人公子聽說，哭倒在地，半日方蘇。公子與夫人計議，此處到長安尚有兩千余里。往來盤費，非同些小，手中無錢，如何去的。夫人道：“央你胡年伯，或者相幫，也未可定。”王公子親到胡員外家里，央他幫些銀子，去接父靈。胡員外慨許，借銀二百兩。王公子得了銀子，領著一個家人，往長安縣搬靈去了。往返四五個月，才把靈柩搬到襄陽府來。胡員外城外有一處小房，叫他把靈柩停在里邊。胡員外辦禮制帳，親去祭奠。其祭文云：

維吾兄之才略兮，堪稱國良。甫操刀于小邑兮，治具畢張。苟驥足之大展兮，化被無方。胡皇天其不佑兮，遽夢黃梁。悲哲人之已萎兮，我心傍徨。陳壤奠于靈前兮，鑒茲薄觴。

這且按下不題。卻說廣東土寇大發，把廣州一帶俱被占去。王知縣的靈柩一時難以回家。夫人公子，只得在此久住。住有一年，夜間漸聞鬼聲，且見鬼形。夫人公子總不肯說出，恐負了胡員外的好意。又住了几月，王夫人并上下人等，俱病死宅中。只剩得王公子夫婦二人，與他庶母所生的一個妹子，年方十一二歲。后廣東賊寇平息，胡員外又助銀百有余兩，叫王公子押著他父母的靈柩，轉回廣東去了。落下這處閑房，并沒人敢在里邊去住。胡員外托官中典賣。俱嫌宅子不吉，總無售主。只得把大門常常鎖著。

忽一夜間，胡員外夢見一個老叟，蒼顏白發，手執藜杖，登門來了。說道：“小弟姓焦名寧馨。系紹興府人氏，有一件要事相懇。西頭路南宅子內有我一親女、一甥女并一甥男。住已數年，今聞尊兄要賣此宅，但這兩個女子，與尊兄有父子之分。日后就這宅子上還要招一佳婿，以光門婿。切不可妄聽人言，輕為拋舍。”胡員外醒來，把夢中的言語告訴夫人馮氏。馮氏夫人道：“夢寐之事，何足為憑。依我看來，咱家盡有錢使，何必典賣房宅，惹人恥笑。與其不值半文舍給人家。何如從新拆蓋，賃出打租。”胡員外道：“夫人說得極是。我從今再不賣他了。”

到得次夜，時近三更，胡夫人有口未睡。忽見兩個女子，丰姿綽約，顏色俏麗。領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兒，□□緩步從外而來。見了胡夫人，深深一拜。一齊就跪下磕頭。胡夫人兩手扶起問道：“兩位姐姐，你是何人？為何行這樣大禮。老身斷不敢當。”二女子道：“兒等住在西頭宅子上，已經幾年。今因王夫人上下死在里面。義父說宅子凶惡住不了，屢次托人變賣。幸得母親一言勸醒就不賣了。兒等能得安居此處，以待良緣。為此特來相謝。”說罷飄然而去。胡夫人甚是駭異，叫醒胡員外。把見兩女子的事，說與他聽。胡員外道：“夫人所見與吾夢相符。此中必有緣故。這宅子我定是不賣了。但不知后來，應在何處？”這正是：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且按下不提。卻說這宅子對門，有一個孝廉公姓朱名耀彩，字斐文。年近五旬，他發身時，是中的解元。會試曾荐元三次，俱未得中。閩省之人，群稱為文章宗匠，理學名宿。他有一個兒子，名■，字良玉。年方二十三歲，是個食廩的生員。人物聰俊，學問充足。王公子在此住時，門首時常相見。王公子羨慕朱■。朱■也欽仰王公子。王公子也是個補了廩的秀才，因是同道朋友，兩個就拜成兄弟。王夫人與朱■的母親，亦時相往來，彼此情意甚覺投合。王夫人的女兒并拜朱夫人為義母。王夫人在日，朱夫人不時的把王小姐接過這院修理頭面，添補衣裳，待之無異親生。及王夫人夫婦靈柩歸家有期，朱夫人又把王小姐接過來，照料了一番。說道：“吾兒我與你果有緣法，日后須落在一塊方好。但你居廣東，我住湖廣，云山間阻，從此一別，今生斷不能再見面了。”說罷，不覺泣下。王小姐答道：“孩兒仗托母親的福力，安知后日不常靠著母親。”亦自滴淚滿懷。從此王夫人夫婦靈柩回去。朱夫人日逐想念王小姐，几乎成病。數月以后，方才開懷。王小姐回到家中，父母大事已過。兄嫂欲為他擇配，王小姐也不便當面阻絕。作詩一首，貼于房中。其詩云：

婚姻大事系前緣，媒氏冰人徒枉然。

義母臨岐曾有約，常思歸落在伊邊。

年過二十方許嫁，且托繡閣讀史篇。

若使赤繩強相系，情甘一命赴黃泉。

自從王小姐作詩之后，擇配一事，兄嫂二人，也再不敢提了。卻說番禺縣有一個極靈驗的巫婆，能知人已往將來的事情。一日，走到王宅看見王小姐說道：“這個姑娘，定是一位夫人。但必須經過三個娘家，方才成人。可惜形神之間，將來不無變換，這是數該如此，也不是他好意這般。”王夫人仔細相問，那巫婆答道：“事系渺冥，不可說破，到了那時，便自明白。”又待問時，那巫婆撒身而出。王夫人把這話告訴王公子，王公子道：“巫婆之言，殊屬可惡。”從此分付看門的：“一切巫婆人等，俱不准進門。”

王小姐自見那巫婆之后，漸漸的懶于見人。日逐在他臥樓上，做些針指，并不輕發言笑。長至一十五歲時，容顏甚是標致。忽然坐了一個病根，一時昏去，半日方醒。王公子延醫調治，總不見痊。王公子怨他夫人叫巫婆進院，所以致的他妹子這樣。王小姐聞知勸說道：“人生在世，死生有命。一個巫婆，他如何就能勾叫我這樣，哥哥斷不可瞞怨嫂子。”王公子聽說，方才緘口。且休說王小姐后日怎樣。尚未知石峻峰回來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孝順男變產還父債

卻說石峻峰回得家來，關門避事。自與蕙郎講几篇文章，論几章經史。除此以外，晴明天氣，約相契三四人，閑出郊外，臨流登山，酌酒賦詩而已。那蕙郎未有妻室，與未入泮宮，是他留心的兩件要事。一日，在客舍內靜坐。見兩個媒婆先到面前，一個叫做周大腳，一個叫做馬長腿。笑著說道：“幸逢老爺在家，俺兩個方不枉費了腳步。”峻峰問道：“你兩個是為大相公的婚事而來嗎？”二媒婆答道：“正是為此而來。”峻峰道：“你兩個先到里面，向太太說知，我隨後就到。”二媒婆聽說，走入中堂去了。石夫人一見說道：“你兩個老媒，為何久不來俺家走走？”二媒婆答道：“俺不是給大相公揀了一頭好親事，還不得閑上太太家來哩。”石夫人問道：“是說的那一家？”二媒婆答道：“是十字街南，路東房老爺家。他家的小姐今年十八，姿色十分出眾。工針指，通文墨。房太太只這一位小姐，還有一付好陪送哩。太太與老爺商量，若是中意，俺兩個好上那頭去說。”夫人道：“這卻也好。”叫來喜：“去請老爺進來。”峻峰進得房中，坐下。夫人向著說道：“兩個老媒為蕙郎議親，說的是房家，在十字口南邊住。你可知道么？”峻峰道：“這是做太河衛守備的房應魁。”二媒答道：“正是，正是。”峻峰道：“這是無庸打聽的，那里的姑娘多大小了？”二媒道：“十八歲，人材針指，無一不好，且

是識文解字。過門時，又有好陪送。說的俱是實話，并不敢半點欺瞞。老爺，若說是好，俺就向那邊說去。”峻峰道：“別無可說，你房老爺若不嫌我窮時，我就與他結親。”兩媒婆見峻峰夫婦已是應許，起身就走。石夫人道：“老媒別走，吃過午飯去。”二媒笑道：“太太，常言說的好，熱媒熱媒，不可遲回。俺那頭說妥了，磕頭時一總擾太太罷。”說畢，就出了大門，直往十字口南去了。

二媒婆到得房宅，正值房應魁與夫人劉氏小姐翠容，在中堂坐著說話。房太太一見，便問道：“你兩個是來給小姐題媒的嗎？”二媒應道：“太太倒猜的准。”翠容聽說，把臉紅了紅，頭也不抬，就躲在別房里去了。房應魁問道：“說的是那一家？”二媒答道：“永寧街上住的石太爺家。”房應魁道：“這是石峻峰，他不給魏太監放賬，連知府也不做了，好一個硬氣人。他的學生，我曾見過。人物甚好，學問極通，人俱說他是個神童。目下，卻還未曾進學哩。門當戶對，這是頭好親事，說去罷了。”房夫人道：“既是他家，我也曉得。但他家土地不多，居官未久，無甚積蓄。恐過門后，日子艱窘。”房應魁道：“人家作親，會揀的揀兒郎，不會揀的揀宅房。貧富有命定，何必只看眼前。”夫人道：“主意你拿，妾亦不敢過謬。”二媒又追問一句道：“老爺太太若是應承，俺兩個明日就磕喜頭了。”房應魁道：“這是何事，既然應允，豈肯更口。”二媒聽說辭出。遲了兩日，兩媒先到石家磕喜頭，每人賞銀二兩。后到房家磕喜頭，也照數賞銀二兩。石峻峰看了日期換過庚帖，議定臘月十八日過門。

峻峰的要緊心事，就割去一半了。只蕙郎未曾進學，還時刻在念。到得六月半間，學院行文歲考。黃州定于七月初二日調齊，初八日下馬。峻峰聞信，就打點盤纏，領著蕙郎赴府應考。這個學院最認的文章，又喜好書寫。蕙郎進得場時，頭一道題，是季路問事鬼神。次題是，莫非命也。蕙郎下筆如神，未過午刻，兩篇文章，真草俱就。略等了一會，學院升堂，蕙郎就把卷子交去。學院見他人才秀雅，送卷神速。遂叫到公案桌前，把卷子展開一看。真個是字字珠璣，句句錦繡。兼之書寫端楷。夸奖道：“此誠翰院材也。”遂拈筆題詩一首以贈之。其詩云：

人材非易得，川岳自降神。

文體追西漢，筆鋒傲晉人。

箕裘千載舊，經濟一時新。

養就從龍器，應為王家賓。

蕙郎出得場來，把文章寫給他父親一看。峻峰道：“文章雖不甚好，卻還有些指望。”及至拆號，蕙郎進了案首。對門王詮進了第二。卻說王詮乃刑部主事王有章之子，為人甚不端方。兄弟三個，他系

居長。自他父母去世，持其家資殷厚，往往暗地里圖謀人家的妻女。外面總不露像。蕙郎窺看雖透，因是同進，遂成莫逆之交。這且不說，卻說峻峰領著蕙郎回到家來，不覺已□就是十月盡間。蕙郎的婚期漸近。峻峰打點首飾，制辦衣裳。到了臘月十八的吉期，鼓樂喧天，燭火照地。把新人房翠容娶進門來。拜堂已畢，送入洞房。到晚客散，夫妻恩愛，自不消說。

過得一月有余，王詮在這邊與蕙郎說話，適值翠容從娘家回來。偷眼瞧見王詮，問丫頭道：“那是何人？”丫頭答道：“是對門王相公。”翠容默然無言。及到晚間，蕙郎歸房。翠容道：“對門王生，獐頭鼠目。心亦定屬不端。常相交接，恐為所害。相公千萬留心方妥。”蕙郎答道：“同學朋友，何必相猜。”翠容因娶的未久，亦不便再說了。到得科考，蕙郎蒙取一等一名，補了廩餼，王詮蒙取二等，亦成增廣。兩個合伴上省應試。蕙郎二場被貼而回。是歲蕙郎年正十九，回想相士所批學堂紅鸞一句，已經應驗。再想喪門到前一句，心上卻甚是有些躊躇。及至到了來春三四月間，羅田縣瘟疫大行。峻峰夫婦二人，俱染時症相繼而亡。才知相士之言，無一不驗。蕙郎克盡子道，衣衾棺槨，無不盡心。把父母發送入土。且按下不題。

卻說魏太監一時雖寬過了石峨，心下終是懷恨。此時西安府，新選了一個知府，姓范名承顏。最好奔走權貴。掣簽后，托人情使銀子，認在魏太監的門下。一日，特來參見，說話之間，魏太監道及石峨不給放賬一事。意味之間，甚覺憾然。范承顏答道：“這有何難，卑職此去定為大人雪恥。”說定告辭而退。及至范承顏到了任所，留心搜尋石峨在任的事件。他居官三年，并無半點不好的事情。惟長安縣有引河一道，系石峨的前任奉旨所開。數年以來，將近淤平。范承顏就以此為由，稟報督撫。說此河雖系石峨前任所開，石峨在任，并不疏挑，致使淤平。貽水患害民。理應提回原任，罰銀五千兩，以使賠修。撫院具了題，就著西安府行文用印。

卻說石茂蘭在家，那一日是他父親的周年。一切親友都來祭奠，午間正有客時。忽然兩個差人，一個執簽，一個提鎖，來到石家門首。厲聲叫道：“石相公在家么？”趙才聽說應道：“在家。”石茂蘭也隨後跟出來。差人一見，不用分說，就走近前來，把鎖子給石生帶上。石生不知何故，大家喧嚷。眾客聽說一齊出來勸解。那差人道：“他是犯了欽差大事，俺們也不敢作主。叫他自己當堂分辨去罷。”翠容在內宅，聽說丈夫被鎖。也跑出門外觀望，誰知早被對門王詮看了盡情。眾人勸解差人不下，也各自散了。翠容見他丈夫事不結局，就回到院內哭去了。

差人帶著石生，見了縣主。縣主問道：“你就是原任長安縣知縣

石峨的兒子嗎？”石茂蘭答道：“生員正是。”縣主道：“你父親失誤欽工，理應該你賠修。你作速湊辦銀兩，以便解你前去。”石茂蘭回道：“此河生父并未經手，賠修應在前任。還求老爺原情。”縣公道：“你勿得強辯。著原差押下去，限你一月為期，如或抗違遲誤，定行詳革治罪。”石茂蘭滿心被屈，無可奈何。下得堂來，出了衙門。左右打算，沒處弄錢。只得去找官中，把房宅地土，盡行出約變賣。這官中拿著文約，各處覓主。此時人人聞知石生之事，恐有連累，并沒人敢要。

這一日，官中在街上恰恰遇著王詮，提及石茂蘭變產一事。王詮心里欲暗圖房翠容，遂說道：“朋友有難，理應相幫，這房宅地土，別人不敢要時，我卻暫且留下。俟石兄發財時，任他回贖。但不知文約上是要多少銀子？”官中道：“是要四千五百兩。”王詮道：“我

也并不灑灑就照數給他。”官中聽了，喜道：“王相公這就是為朋

友了。”遂把石茂蘭請到他家，同著差人，官中把正數四千五百兩銀子兌訖。王詮又說道：“我聽說來文是罰銀五千。四千五百兩，長兄斷不能了結此。莫如外助銀五百兩，系弟的薄心。”石茂蘭謝道：“感長兄盛情，弟何以報。”就把這五百銀子，也拿在家來了。翠容聞知便說道：“對門王家，只可受他的價銀，是咱所應得的。外銀五百，未必不有別意，斷不可受。”石茂蘭不聽，把翠容送在娘家去。趙才來喜俱各打發走了。遂把宅子地土，一一交清。縣公辦了一道文書，上寫道：

羅田縣正堂加三級錢，為關移事。敝縣查得，原任長安縣知縣石峨，已經身故。票拘伊子石茂蘭。并賠修銀兩五千正。差解投送，貴府務取收管，須至移者。

羅田縣差了兩個人役，把石生并銀子直解到西安府去了。石生一去莫提。

但不知翠容在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貞烈女舍身報母仇

話說房翠容回到娘家，一則挂念石生，又掂度著王家五百兩空銀子。日夜憂愁，容顏漸覺憔悴。房應魁見他女兒這般光景，心里十分骯臟，積得成病死了。剩下翠容母子二人，更加淒楚。這王詮自見翠容之手，心圖到手，苦于無方。聞說房守備已死，他生了一計。因長安現任知縣是他父親的門生，就騎了一個極快的驢子，一日可行五六百里，遂往長安縣去了。進得衙門，住了几天，知縣金日萃偶然說及石家這樁事來。王詮道：“石公子是弟的同進，且系對門。他變了產業來賠修河工，料他不久就到了。但有句話不得不向世兄說知，石生為人甚是詭譎。完工之后，定叫他看守三年，才可放他回家。不然，

偶有差失就累及世兄了。”金日萃應道：“相為之言，小弟自當銘心。”王詮又停留了几日，就回羅田縣來了。

石茂蘭來到西安府，落了店。差人投了文。次日早堂，見了太府，太府限他六個月完功。差人把石公子并銀子五千，押送長安縣去。長安的知縣把銀子存庫。每日只發銀子二十五兩，著差人同石公子覓夫二百多名，往河上去修理。挑的挑，挾的挾，只消得一百四十五天，就修的依舊如初了。剩下的銀子還有兩千，石生去領。長安縣開出一本上司衙門使費的賬來，給石生看說：“剛剛足用并沒剩得分毫。”石生也不敢十分強要，親去稟知太府，工已告竣。太府驗過，把功收訖。石生送了一個求回籍的稟帖，太府批道：“工雖已竣，尚須保固三年，方許回籍。私逃者，拿回重責。”就把石生羈絆在此處了。吃飯沒錢買，住店沒錢雇。只得在河岸上搭了一個窩鋪住著。日間在城里賣些字畫，落得錢數銀子，聊且糊口。晚上回到窩鋪里去睡。受了許多飢寒，嘗了無限苦楚。作詩以自傷，其詩曰：

河工告峻不許還，身受艱辛几百般。

異域無親誰靠戀，故鄉相隔多云山。

白晝街頭空擾擾，夜間臥聽水潺潺。

轉籌返旆在何日？心痛曷勝雨淚潸。

石生在外住過一年，王詮在家寫了一封假書，著人送到房宅，說是石生的家報。翠容拆開一看，上寫道：

予自修河長安，操勞過度。飲食不均，積成一病。邇來日就垂危，料此生斷難重聚。賢妻年當青春，任爾自便，勿為我所誤。余言不宣。

拙夫石茂蘭手書

翠容問家人道：“這書字是誰送來的？”那家人答道：“是西頭王宅里人送來的。”翠容心里道：“孽畜是來行離間計了。”也寫了一封回書道：

妾自丈夫西去，久已封發自守。此心不惟堅若金石，亦且皎如日月。但祈生渡玉門，以圖偕老。如有不諱，情甘就木。禽獸之行，斷不肯為。臨啟曷勝愴淒之至。

賤妾房翠容泣書

寫完封好，著人送給王詮說：“這是石家娘子的家信，煩王大爺千萬托人捎到長安去。”王詮收下，拆開一看。知此計斷是不行了。心中又畫了一策：“聽聞那劉氏夫人，夜間常起來焚香拜斗。再把這個老媽治煞，單剩翠容，一個女子，斷難逃脫我手了。”主意拿定，他家有個家生子名喚黃虎。年紀二十多歲，甚是凶惡，且善于跳牆。許了他五十兩銀子，叫他住房家去行刺。黃虎應允。

到了次夜，黃虎拿了一個金剛圈。竟跳入房宅內院，轉過堂前一望，見劉氏夫人跪在地下，正磕頭拜斗哩。黃虎暗暗走到背后，一把掀倒，使腳蹬住喉嚨。頓飯時間，把個劉氏夫人活活的捫死了。翠容在房等候多時，不見他母親回去。起來看時，早已死了。叫人抬進屋里，痛哭一場。天明料理喪事，不題。翠容想道：“害吾母者非他人，定是王詮。”欲待鳴官，苦無憑証。且身系女流，不便出去。無奈何，忍氣吞聲，把劉氏夫人殯葬了。是時，正當八月盡間。一日，陰雨蒙蒙，金風颯颯。淒涼之狀，甚是難言。到得晚間，點起燈來，追念雙親，懷想丈夫，滴了幾點血淚。因題詩一首道：

征人一去路悠悠，孤守深閨已再秋。

萬里堤旁草漸蔓，望夫石畔水空流。

游魚浮東渺無望，飛雁銜書向誰投？

憂思常縈魂夢內，几時相逢在重樓。

詩已題完，千思萬想，總是無路。長嘆道：“這等薄命，卻不如早死為妙。”遂取了一根帶子，拴在門上闌上。正伸頭時，忽見觀音老母，左有金童，右有玉女，祥雲靄靄，從空而降。把帶子一把扯斷，叫道：“石娘子，為何起此短見？只因石生的魔障未消，你的厄期未過。所以目下夫妻拆散。你的富貴榮華全在后半世哩。我教你兩句要言：作尼莫犯比丘戒，遇僧須念彌陀經。這兩句話就可以全你的名節，保你的性命。切記勿忘。外有藥面一包，到萬難解脫時，你把這藥，向那人面上洒去。你好逃生。”翠容一一記清了。正要說話，那菩薩已騰空去了。翠容起來看時，桌上果有藥一包。上寫“催命丹”三字。仍舊包好，帶在身邊。出來焚香拜謝一番，方才回房。不題。卻說王詮又生一計，使錢買著縣里的衙役，拿著一張假文來向翠容道：“石公子已經亡故，河工還未修完。現有長安縣的關文，叫家里人去修完河工，以便收尸。翠容不知是計，認為真，痛哭了一場。對差人道：“我家里實沒人來領尸，煩公差大哥回稟縣上老爺，給轉一路回去罷。”差人道：“這也使的，但須有些使費。”翠容把首飾等物，當了幾兩銀子交與差人拿去。差人回向王詮道：“房小姐認真石公子是死了。”住了些時，王詮著人來題媒，翠容不允。后又叫家人來討債，翠容答道：“我是一個女人，那有銀子還債。”王詮又行賄縣公，求替他追比這宗賬目。這羅田縣知縣，姓錢名為黨。是個利徒，就差了原差，飛簽火票，立拿房氏當堂回話。差人朝夕門口喊叫，房翠容那敢出頭。誰料禍不單行，房應魁做守備時，有一宗打造的銀子，私自使訖，并未奏銷清楚。上憲查出，聞其已死，行文著本縣代為變產填補虧空。遂把他的宅子盡封去了。翠容只得賃了兩間房子，在里邊安身。

王詮見翠容落得這般苦楚，又托了他的一個姨娘姓毛，原是房家的緊鄰。來向翠容細勸道：“你是少年婦人，如何能打官司？又沒銀子給他，萬一出官，體面安在？依我看來，你這等無依無靠，不如嫁了他為妥。到了他家，那王詮斷不輕賤看你。”翠容轉想道：“菩薩囑付的言語，或者到了他家能報我仇，也未可知。”遂假應道：“我到了這般田地，也無可奈何了。任憑王家擺布罷。”毛氏得了這個口角，就回信給王詮。次日，王詮就著他姨娘送過二十兩銀子來，叫翠容打整身面。怕他夫人不准，擇了一個好日子，把房翠容娶在另一處宅子上去。這正是：

真心要赴陽台會，卻成南柯夢一場。

話說王詮到了晚間進房，把翠容仔細一看，真是十分美貌。走近前來，意欲相調。翠容正色止住道：“我有話先向你說知，我丈夫石生，與你何等相與。定要娶我，友誼安在？且我母親與你何仇，暗地著人治死？”王詮道：“你我已成夫婦，往事不必再提。”翠容道：“咱二人實系仇家，何得不思雪夙恨。”遂把那藥面拿在手中，向王詮臉上一洒。那王詮哎喲一聲，當即倒地而死。翠容見王詮已死，打開頭面箱子。把上好的金珠，包了一個包袱。約值千金，藏在懷中。開了房門，要望路而走。忽然就地刮起一陣大風，把翠容刮在半虛空里，飄飄蕩蕩，覺著刮了有兩三千里，方才落下。風氣漸息，天色已明。抬頭看時，卻是觀音堂一座。

進內一看，前邊一座大殿，是塑的佛爺。轉入后殿，里面是觀音菩薩。盡后邊才是禪堂。從禪堂里走出一個老尼來，年近七旬。問道：“女菩薩，你是從何處來的？”房翠容答道：“妾是黃州府羅田縣人。丈夫姓石，今夜被狂風刮來的。不知這是什么去處？離羅田縣有多少路程？”老尼道：“這是四川成都府城西，離城三里地。此去黃州，約有兩千多路。”翠容道：“奴家既到這里，斷難一時回家了。情愿給師傅做徒弟罷。”老尼道：“我比丘家有五戒，守得這五戒，才可出的家。”翠容問道：“是那五戒？”老尼道：“目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出邪言，足不走邪徑，心不起邪念。”翠容道：“這五件，我都守得住。”老尼道：“你能如此，我給你開房一座住著。各自起火，早晚不過替我掃掃殿，燒燒香。除此以外，并無別事派你了。若是愿意，你就住下。”翠容道：“這卻甚好。”遂拜老尼為師。折變了些首飾，以此渡日。翠容想道：“菩薩說，‘作尼莫犯比丘戒’這句我明白了。‘遇僧須念彌陀經’，僧者，佛也。”就一日兩次，來佛殿前焚香禱祝。不題。房翠容在外莫說。

但不知茂蘭回來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話說石茂蘭看守河工三年，方才回家。進的城來，無處投奔。只得先往岳丈家去看看。到了房宅門口，見物是人非。甚是驚異，打聽旁人說：“房守備夫婦俱沒了。他家小姐被王詮設法娶去。王詮已死，房小姐并不知歸往何處去了。這宅子是奉官變賣填補虧空了。”茂蘭聞說，大驚失色。回想：“不聽翠容之言，所以致有今日。”暗地里痛哭一場。前瞻后顧，無處扎腳。遂投城外客店里宿下。反復思想，欲還在此處住罷，這等落寞難見親朋。不如暫往襄陽，以便再尋生路。店里歇了一夜，次早就往襄陽府去了。到得襄陽，見那城郭宏整，人煙輻湊。居然又是個府會，比黃州更覺熱鬧。落到店中，歇了兩日。買了些紙來，畫了幾張條山，寫了幾幅手卷。逐日在街頭上去賣，也落得些錢，暫且活生。一日，走到太平巷來，東頭路北第三家，是胡員外的宅子。路南錯對門是個酒鋪，門上貼一付對聯道：

醉里乾坤大，壺中日月長。

石生走近前來，就進酒鋪里坐下。酒保問道：“老客是要吃酒的嗎？”石生答道：“只要吃四兩。”那酒保把熱酒取過四兩來，給石生斟上，就照管別的客去了。石生把酒吃完，還了酒錢。正要起身出去，忽從店里邊跑出一個人來。卻是個長隨的打扮。問石生道：“你這畫是賣的嗎？”石生答道：“正是。”那人把畫展開一看，夸道：“畫的委實不錯，這是樁什麼故事？”石生道：“是朱虛后誅諸呂圖。”那人究問詳細，石生把當年漢家的故事說了一遍。并上面的詩句也念給他聽了。那人道：“你這一張畫要多少錢？”石生答道：“憑太爺相贈便了。”那人從包里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三錢，遞給石生。揀了一張畫，卷好拿在手中。仍上里邊吃酒去了。

此時，適值胡員外，在門首站著。把石生上下打量一番。想道：“我相此人，終須大貴。”遂走過來問道：“尊客是那邊來的呢？”石生答道：“在下是從黃州府羅田縣來的。”胡員外問道：“羅田縣有個石嵐庵，你可認得他嗎？”石生答道：“就是先嚴。”胡員外道：“既然這樣，世兄是位公子了，如何流落到此處？”此時，石生不知道，方才那個買畫的是魏太監私訪的家人。就把他父親生前棄官，死后修河的事情逐一說了個清楚。都被那買畫的人，聽在心里去了。胡員外也把字畫拿過來一看，稱贊道：“世兄寫畫俱佳，甚屬可敬。若不相棄，到舍下少敘片刻何如？”石生略不推辭，就隨著胡員外走過去了。

進得胡員外的院來，讓在西書房里坐下。叫人打整酒飯。胡員外問道：“世兄曾進過學否？”石生答道：“已微幸過了。”胡員外又道：“世兄既經發軔，還該努力讀書，以圖上進，區區小成，何足終身。”石生答道：“晚生非不有志前進，無奈遭際不幸，父母雙亡，

夫妻拆散。家業凋零，不惟無以安身，并且難于糊口。讀書一事，所以提不起了。幸承老先生垂顧，相對殊覺報顏。”胡員外道：“窮通者人之常，這是無妨的。從來有志者事竟成。世兄果有意上進，讀書之資，就全在老夫身上。何如？”石生當下致謝不盡。待飯已畢，胡員外道：“念書須得個清淨書房，街西頭我有一處閑房，甚是僻淨。先領你去看看，何如？”石生答道：“如此正妙。”

胡員外領著石生，家人拿著鑰匙，開了大門。進去走到客位，東山頭上有個小角門，里邊是一個大院子。正中有個養魚池，池前是一座石山子。山子前是兩大架葡萄。池北邊有前后出廊的瓦房三間，是座書房。前面挂著“芸經堂”三字一面匾。屋里東山頭上，有個小門，進去是兩間暖書房，卻甚明亮。后邊有泥房三間是個廚屋，廚屋前有兩珠垂楊，后邊有几棵桃樹，兩株老松，一池竹子。石生看完，胡員外道：“這個去處，做個書房何如？”石生答道：“極好。”胡員外道：“世兄若愛中了此處，今晚暫且回店。明日我就著人打掃，后日你就搬過來罷了。但大門時常關鎖，出入不便。從東邊小胡同里，另開一門，你早晚出入便可自由了。”石生謝道：“多煩老先生操心。”遂別過胡員外而去，不題。

卻說胡員外到了次日，就叫人另開了一個小門。把書房里打掃干淨，專候石生搬來。到了第三日，石生從新買的書籍筆硯，自家拿著。叫人擔著鋪蓋，直走到書房里邊，方才放下，時當炎暑天氣。西山頭上鋪著一張小床，把鋪蓋擱在上面。前檐上，一張八仙桌子，把書籍筆硯擺在上頭。胡員外進來看了一看，說道：“這卻也罷了。”又道：“世兄既在此住扎，你我就是一家人了。晴明天氣賣些字畫，或可糊口。倘或陰天下雨，難出門時，老夫自別有照應，斷勿相拘。”石生再三致謝，說完同著胡員外鎖了門，仍往街上去了。

胡員外回到家來，向夫人馮氏說道：“我看石公子日后定是大發。佳婿之說，大約應在此人了。但不知二女從何而出？”夫人答道：“渺冥之事，未必果應，這也不必多說。”再說石生到了街上，又賣了几張字畫。天色已黑，買了一枝蠟燭，潑了一壺熱茶，來到門首，開了鎖進來。關上門，走到屋里。把燭點上一看，書籍筆硯俱沒有了。心中驚異道：“門是鎖著，何人進來拿去？”吃著茶，坐了一會。譙樓上，已鼓打二更了。忽聽得，東山頭上角門響了一聲。從里邊走出一個女子來，年紀不過十八九歲。兩手捧著書籍，姍姍來前，仍舊把書籍放在桌上。你說這女子是什么光景？

人材一表，兩鬢整齊。烏云繚繞，柳腰桃腮。美目清皎，口不點唇，蛾眉淡掃。金蓮步來三回轉，卻只因鞋弓襪小。何等樣標致，怎般的窈窕。細看來，真真是世上絕無人間少。

—右調《步步嬌》

又見一個女子，年不過二八。雙手捧著筆硯，裊裊而至。照樣放在原舊去處。你說這個女子是何等模樣？

面龐員漫細長身，鬢發如云。鬢勻髻高半尺頭上戴，金蓮三寸不沾塵。口輔兒端好，眸子兒傳神。丰姿甚可人。又雖不是若耶溪邊浣紗女，卻宛似和番出塞的王昭君。

—右調《耍孩兒》

這兩個女子站在桌前，石生麾之不去。問道：“你莫非是兩個鬼嗎？”彼此相視而笑。少頃，走近前來，把石生雙目封住。石生全然不怕，極力掙開。又把燭吹滅，石生從新點上。鬧有半夜，石生身覺困倦，倒在床上。二女子把他抬著屋里走了一遭，依舊放在床上。石生只當不覺。時將雞叫，二女子方回豎頭屋里去了。只聽得兩個女子笑著說道：“石郎如此膽量，定當大成。吾等得所托矣。”到了次晚，石生又在外回來。點上燭時，二女子仍舊在桌旁站候。石生問道：

“你兩個是要做么？”二女子答道：“俺要念書。”石生道：“我且問你，你二人是何名姓？”只見那個大的答道：“我叫秋英。”小的答道：“我叫春芳。”再問其姓氏，俯而不答。石生道：“你既要念書，須得書籍。”二女子答道：“都有。”石生先寫字數行，叫兩女子來認一遍。認去無不字字記得清楚。石生道：“你兩個卻也念的書。”二女子轉入屋里，各拿四書一部出來上學。石生問道：“你各人能念多少呢？”二女子答道：“能念兩冊。”號上兩冊，一個時辰就來背書，卻是甚熟。教他寫字，出手就能成個。石生甚是驚訝。

又一日晚間，春芳領著一個唇紅齒白七八歲的幼童走進門來。見了石生就跪下磕頭。石生問道：“這又是誰？”春芳答道：“這是我的兄弟，名喚馮兒，特來上學。望先生收留下他。”石生道：“這那有不收之理。”春芳送一紅紙封套給石生。石生問道：“這是什么？”春芳答道：“是馮兒的贄見，先生收下罷。日后還有用處。”石生打開一看卻是金如意一支。遂叫馮兒過來號書。念的比那兩個女子更多。叫他寫字，寫的比那兩個女子更好。沒消一月的工夫，三個的四書俱各念完。號上經典沒消半年，五經皆通。講書作文，開筆就能成章。一年之后，文章詩賦，三個俱無不精通。一日晚間，石生向三個徒弟道：“爾等從我將近二年，學問料有近益。我各出對聯一句，你們務要對工，以見才思。遂先召春芳出一聯云：

紅桃吐葩艷陽早占三春日，

春芳不待思想順口對道：

綠柳垂線繁陰遍遮四夏天。

又召秋英出一聯云：

竹有箭松有筠歷風霜而葉柯不改，

秋英也順口對道：

金在熔石在璞經琢煉而光彩彌彰。

又召馮兒出一聯云：

設几席以程材提耳命面幸逢孺子可教，

馮兒也接口對道：

望門牆而受業淑陶漸摩欣被先生之風。

石生夸道：“你三個對的俱甚工穩，足見竿頭進步。”自此以后

，師徒四人相處，倏忽間二載有余。這石生在外繇居已久，見二女子又是絕色美貌。未免有些欣羨之意，時以戲言挑之。二女子厲色相拒道：“你我現系師徒，師徒猶父子也。遽萌苟且之心，豈不有忝名教，自誤前程。勸先生斷勿再起妄念。”石生見其詞嚴義正，游戲之言，從此不敢說了。石生與二女子，雖有幽明，卻同一家。只石生自己知道，總不向人說出。

但不知后來終能隱昧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富監生誤投陷人坑

話說石生夜間教書一事，雖不肯向人說出，然亦終難隱昧。太平巷東北鼓棚街上，有一個鬻門監生，姓蔡名寅字敬符。家道殷富。太平巷西頭面北大街有他綢緞鋪一個，本錢約有六七千金。日逐上鋪，定經過石生齋前。又常買他的字畫，因此與石生相熟。一日晚上回家，走至石生書齋。聞里面書聲朗朗，并非一兩人的聲音。蔡寅心中異樣道：“石九畹只他自己，何念書者之多也？莫非收了幾個徒弟嗎？”到了次日，街上遇見石生問道：“九畹兄近日收了几位高徒？”石生答道：“只弟孤身一人，有甚徒弟？”蔡寅道：“莫要瞞我。”石生道：“你若不信，自管來看。”蔡寅終是疑惑。又一日晚間來到此處，竟把門叫開，到屋里看了一看。果然只是石生，并無別人，心上愈加驚異。暗暗想道：“石九畹器宇軒昂，學殖深厚，或者后當發跡，默有鬼神相助，也說不定。”從此見了石生分外的親敬。

蔡寅有個妹子，年屆十六。姿色傾城，尚未許人。蔡寅向他母親說道：“石公子目下雖然厄窮，日后定然發跡，不如托人保親，把妹子許了他為妥。”其母答道：“石生半世淪落，何時運轉。婚姻大事，不可苟且。我自留心，給他擇配。這事你卻不必多管。”蔡寅閉口而退。

一日蔡寅在鋪內算賬，過晚回家，時已鼓打二更。走到石生齋前，聽得內里書聲，不忍舍去，又聽了半個時辰。轉身走到太平巷東頭，剛才往北一拐，路旁過來了四個棍徒，上前攔住道：“蔡大爺怎晚才回家嗎？”蔡寅答道：“正是。”那一個說：“天還不甚晚，請蔡

大爺到舍下坐坐，俺去送你。”遂把蔡寅領到一個背巷里去。那人叫開大門，讓蔡寅進去。蔡寅留心一看，見不是個好去處，撒身要走。那里容得，只見四個人把蔡寅推推搡搡，架到屋里。外邊的門戶俱關鎖了。蔡寅見他四個甚是凶惡，也就不敢十分強走了。

那人把蔡寅延至上座，他四個在兩旁相陪。大酒大肉，登時吃起。蔡寅說道：“弟與兄等雖系同城，未曾識面。叨承厚擾，何以相報。請問兄等尊姓大名，異日好相稱呼。”這個說：“我叫秦雄西。”那一個說：“我叫楚旺南。”一個說：“我是魯挾山。”一個說：“我是齊超海。”秦雄西道：“俺四個系拜的把子，俱是肝膽義氣朋友，素聞蔡爺的大名，故斗膽邀來一敘。”說話中間從里面走出兩個妓女來。楚旺南叫道：“你兩個過來，陪著蔡爺吃酒。俺們轉一轉來。”二妓女走到蔡寅面前，深深道了個萬福。就坐在兩旁。那四人轉入里面去了。蔡寅問道：“二位美人尊姓台號呢？”大的答道：“賤妾姓白名喚玉琢。”小的答道：“賤妾姓黃名喚金鑲。”蔡寅見了這兩個妓女，不覺神魂飄蕩。二妓女又極力奉承，就吃的酒有七八分了。蔡寅道：“你我三人猜枚行令，還未盡興。如有妙調見賜一二，方暢予懷。”玉琢道：“蔡爺若不嫌聒噪，賤妾就要獻丑了。”遂口唱一曲道：

紗窗兒照照，卸殘妝，暫把熏籠靠。好叫我心焦躁。月轉西樓，還不見才郎到。燈光兒閃閃，漏聲兒迢迢。怎長夜几時，叫奴熬到雞三號。

—右調《蝶戀花》

玉琢唱完金鑲也道：“賤妾也相和一曲。蔡爺千萬莫笑。”蔡寅道：“陽春白雪傾耳不暇，那有相笑之理。”金鑲遂口唱一曲道：盼玉人不來，玉人來時，闖滿懷。解解奴的羅襦，托托奴的香腮。你好風流，我好貪愛。顧不得羞答答上牙床，暫且勾了這筆相思債。

—右調《滿江紅》

唱完。蔡寅夸獎不已。又略飲几杯，遂把蔡寅引到后邊一座房子里去。兩邊俱是板斷間，俱有鋪的床鋪。當門桌上，一邊放著骰盆，一邊放著牌包。二妓女道：“妾等聞蔡爺仗義疏財，是個丈夫。無非邀來玩玩，以求相幫之意。請蔡爺上座，俺們下面奉陪。”蔡寅只得過去坐下。兩個妓女緊靠著蔡寅。秦雄西在旁打頭，那三個在下面襯局。把骰盆擱在當中，十兩一柱。從蔡寅起首輪流擲去。骰是鉛的，三個搭勾，同局一個，蔡寅如在夢中。待到五更時分蔡寅已輸了一千二百余兩。二妓道：“夜已太深，叫蔡爺歇息歇息罷。”就叫蔡寅在東間里床上睡了。那四人各自散去。二妓女把門關了，解衣上床，與

蔡寅相偎相抱而睡。蔡寅熬的已是困乏，又被二妓纏身。直睡到次日飯后，方才起來。意欲要走，二妓道：“蔡爺早飯未用，前賬未結斷，走不的。”

蔡寅沒法叫齊超海拿著他的手帖，到綢鋪中，兌了一千二百多兩銀子，把前賬結清。抽身走時，又被二妓女拉住不准出門。蔡寅在此一連住了十晝十夜，把一個綢緞鋪的本錢盡輸給四個棍徒了。二妓女向那四人道：“蔡爺在咱家破鈔已多，晚上叫他回家去罷。”到得更多時，楚旺南打燈籠，那三個兩旁相跟。蔡寅與二妓作別，出門而去。走了一會，蔡寅見走的不是舊路。問道：“這是往那里去的？”楚旺南答道：“從這里上東去，再走一道南北街，往東一拐就是宅上了。”正走著，只見一個人問道：“蔡大爺來了么？”魯挾山指著蔡寅道：“這就是。”那人先跑下去了。蔡寅問道：“這是何人？”楚旺南答道：“那是敝友。”秦雄西道：“天還早著哩，咱到他家吃會子茶，再送你未遲。”

蔡寅就跟他們，進了那家的大門，從里邊走出一個老媽來，問道：“那是蔡爺？”蔡寅答道：“區區便是。”老媽便讓到客位里，蔡寅進得客位一看，見燈燭輝煌。卻像個請客的光景。老媽陪著蔡寅茶未吃完，那四個人俱偷溜了。蔡寅抬身要走，老媽留道：“蔡爺既肯下顧，那有走的道理？”蔡寅看看外門又俱鎖了，只得回來坐下。因問道：“媽媽尊姓呢？”老媽答道：“老身姓沈叫做三媽，原是門戶人家。因小女桂娘，羨慕蔡爺才貌，知今晚從此經過，特留下一會。秀香，叫你三姑娘出來。”只見一個十四五歲的丫鬟打著燈籠，后面跟著一個女子，年紀不過二十以上。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走近前來，拜了一拜。就在蔡寅旁邊坐了。說道：“賤妾久慕蔡爺的才貌，今得一會。可謂三生有幸。”蔡寅答道：“陋貌俗態，何堪上攀仙子。”老媽道：“請坐席罷。”

于是延蔡寅上座，桂娘在旁，老媽下面相陪。酒是好酒，菜是好菜。霎時，席冷。蔡寅把桂娘仔細看來，比那兩個妓女更覺標致。早有心猿意馬拴索不住之意。老媽到也知趣，叫道：“秀香，夜深了，送你姑爺姑娘上樓去罷。”丫鬟前邊引著，蔡寅與桂娘攜手并肩，登入樓中。是夜，顛鸞倒鳳妙難備述。自此以后，你貪我愛。蔡寅那里還想的起家來。是月梨花正開，院內有白梨花一樹。蔡寅向桂娘指著道：“美人能作詩否？即以白梨花為題。”桂娘答道：“頗曉大略，聊且草就，再乞蔡爺斧政。”遂拈筆題七言律一首。上寫道：

冰肌煥彩凝柔條，玉骨噴香散早朝。

淡妝無煩洛下沈，粉葩寧許畫工描。

一枝帶雨姿誠秀，萬朵臨風色更嬌。

雪態紛披人耀目，艷紅那些比桃夭。

題完，蔡寅看了稱贊不已。住有月余。桂娘道：“蔡爺到此已久，也該往家里看看去了。”蔡寅道：“美人說得極是。”遂叫了老媽來算賬。老媽道：“姑爺咱是下樣的親，如何提的起錢來？”讓到十分盡頭，老媽說道：“姑爺既然不肯，給老身回几票當罷。”午間設席，給蔡寅餞行。席終之后，老媽拿出几个當票來，遞與蔡寅。蔡寅接過一看，本利共該銀三千余兩。只得應允道：“我回家不過半月，就贖出送來。”又與桂娘留戀了一會，彼此才洒淚而別。蔡寅回到家中，他母親還不怎樣。室人褚氏，因其花費銀錢，貪戀妓女，心中暗惱，自縊而死。發送已過。

蔡寅當地數頓，把當票贖出。親自跟著，叫人送去。老媽喜其信實，又留他住下。晚間上的樓來，桂娘問道：“蔡爺你穿的誰的服孝？”蔡寅答道：“拙荊新亡，出殯未久。”說罷，不覺泣下。桂娘道：“你人亡家敗，俱是被俺這老媽所致。”蔡寅問道：“這卻怎說？”桂娘道：“自始至終，俱是這個老媽串通那四個棍徒，先著玉琢金鑲兩個下腳貨，引你入溝。后叫賤妾把你占住，坑你的銀子，共計起來大約有萬金了。我卻不沒良心，我本良家女子，誤落水中。你若肯把我贖出，你奮志去讀書。這花費的銀子，我俱照數還你。”蔡寅道：“目下手中無錢奈何？”桂娘道：“我是八百銀子買的，但能結（借）得八百銀子來，把我贖出，我自有銀子還他。”

蔡寅念戀桂娘的才色，次日回到家里托人結了八百銀子，親自帶到桂娘家來。桂娘就轉托魏二姑向沈三媽贖身。沈三媽應允。蔡寅把八百兩銀子交清。桂娘向沈三媽道：“孩兒給母親弄錢多年，今日出去，別的不要。兩個頭面箱子并鋪蓋枕頭我要帶去。”沈三媽道：“這值几何，任憑你帶。”桂娘當下謝過三媽，收拾了，上了轎子。直投鼓棚街而來。到了蔡寅家中，桂娘把箱子打開，枕頭拆破，叫蔡寅一看。盡是金珠等物，共值萬有余金。蔡寅從此恢復家產，奮志讀書。這桂娘在蔡寅家改邪歸正，也極善于事奉婆婆，接待小姑，合家之人無不歡喜。蔡寅遂以繼室相視，終身不再娶了。蔡寅之事已畢。但不知石生在書房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應考試系身黃州獄

卻說魏太監的家人，買得石生墨畫一張。原要回京獻給主人。及私訪已完，回到京中，把這幅畫獻上。魏太監著人懸之“芳草軒”中。家人把石生告訴胡員外的話，詳細說了一遍。魏太監卻也不擱在心上。一日，光祿寺正卿馬克昌謁見。魏忠賢引至軒中，來觀此畫。馬克昌遂把上面詩句，口中一一念道：

安邦自古賴賢豪，群奸雜登列滿朝。

幸得手持三尺劍，愿為當代鋤草茅。

馬克昌把詩念完，向魏忠賢冷笑道：“大人你看這詩，分明是以群奸譏彈吾等。以朱虛侯、劉章自任。如此輕薄，殊屬可惡。但沒落款，不知是誰人寫畫的？”家人在旁便答道：“這人姓石名茂蘭，是羅田縣秀才。他父親曾做過長安縣知縣。后升廣西柳州府知府。”魏忠賢道：“這一定是石峨的兒子了。罷了，罷了。他父親違吾鈞旨，棄官竊逃，我卻不十分追究。他反敢這樣刻薄，我斷不與他干休。”馬克昌勸道：“些須小事，漫圖報復。”彼此相別而去。

卻說湖廣，選了一個學院。姓韓名嶠字仰山。為人甚無行止，是魏忠賢的門生。臨赴任時，來參見老師。魏忠賢囑托道：“黃州府羅田縣有個秀才姓石名茂蘭。他與我有夙嫌，你考黃州時，替我拿獲，解到京來。”韓嶠應諾而去，不題。到了八月中秋，石生此日，在街上賣字畫。見一伙趕棚的人，商量起身的日期。石生問道：“眾位是要上那府里去的？”那人答道：“學院按臨黃州，行文九月十二日調齊，十六日下馬。”石生道：“這信果真嗎？”那人道：“俺親使管的門師傅說，如何不真？”

石生聞得此信，因是節下，買了幾樣菜果，打了一瓶煮酒。拿到齋中，晚間點上燭時。秋英等已在席前侍立。石生俱命坐下，把酒肴擺上，幽明均享了一會。石生見秋英容顏姣好，心中到底有些羨慕。因說道：“今晚星月皎潔，誠屬佳境。每人詠詩一首，以寫雅懷。或從月光生情，或就星辰寓意。起句內或明用或暗用，定要有個照字。韻腳不必拘定。秋英道：“請從先生起韻，俺們隨後步去。”石生遂口詠一詩道：

一輪明月照天中，欲會女霜路莫通。

玉杵空有誰送去，竊思跳入廣寒宮。

此詩言雖慕二女之容，終苦無緣到手。秋英口詠一詩道：

漢光散彩射樓牆，織女投梭不自忙。

橋填須當乞巧日，愿君暫且效牛郎。

此詩言雖有佳期，還須待時。春芳也口詠一詩道：

一天列宿照當頭，妄羨中宮命不猶。

奉賦小星三五句，何嫌宵行抱衾々。

此詩言正房既有人占去，即列側室亦所甘心。馮兒口詠一詩道：

月光東上映西廂，金殿風飄桂子香。

但得側身王母宴，應看仙娥捧壽觴。

此詩言果能讀書前進，何患二女終難到手。詠詩已畢。石生道：

“你們各自散去。我歇息半夜，明日好打點回家。”秋英問道：“先生回家何干？”石生答道：“我去應歲考。”馮兒道：“先生斷不可

去，一去定有大禍。俟轉歲補考罷。”石生不聽，一定要去。三個極力相勸，直說到雞叫頭遍。見石生到底不允，三個方才散去。石生也方就寢。到了次日，石生收拾妥了行李，又為三徒派下些工夫。把門鎖上，鑰匙交與胡宅收著，天夕出城落店。次早起五更，直回黃州去了。

卻說這個韓學院，下馬來到黃州，下學放告已畢。挂牌考人，羅田縣就是頭棚。五鼓點名時，點到石生，茂蘭接過卷子要走。學院叫住問道：“原任柳州府知府石峨是你何人？”石生應道：“是生員的父親。”學院道：“你現今身負重罪，可知道嗎？”石生應道：“生員委系不知。”學院道：“此時也不暇與你細說。”傳黃州府著人押去送監。俟考竣時，審問解京。黃州府就著人把石生押送監中去了。這石生坐在監中，白日猶可，到了晚間，鎖拷得甚是難受。欲要打點，手無半文。暗想：“自己無甚過犯，緣何遭此奇禍。”直哭到三更時分，方才住聲。

是時監內人犯，俱各睡熟。禁卒也暫去安歇。石生忽聽得門外一陣風響，睜眼一看，卻是秋英、春芳領著馮兒，三個從外哭泣而來。走到跟前，秋英道：“先生不聽俺勸，果有此禍。俺也不能替你了。俺回去代先生告狀鳴冤罷。先生務要保重自己，勿起短見。這是銀子二十多兩，先生收住，以便買些茶飯，打點打點禁卒。”石生道：“我不聽良言，自投法網，反蒙爾等來照看，愧悔無及了。”秋英道：“這也不必，原是先生前定之數。俺們回去罷，說話太長，驚醒旁人，反覺不便。”石生把銀子收下，他三個又哭著去了。石生在監不題。

卻說三個鬼徒回到家中，秋英寫了一張陰狀，往城隍台下去告，狀云：

具稟秋曲，為代師鳴冤。乞天電察，以正誣枉事，切照。身師石茂蘭，系黃州府羅田縣廩生。今被學憲大人，拿送監中。尋其根由，實系太監魏賊所唆。似此無故被冤，法紀安在。哀懇本府城隍太老爺垂憐苦衷，施以實報，焚頂無既。

馮兒寫了一張陽狀，上巡撫案下去告。上寫道：

具稟馮兒，為辨明冤枉，以救師命事。切照。身師石茂蘭系黃州府羅田縣廩生。與魏太監，素無宿嫌，竟唆撥學台大人，拿送監內，性命難保。為此哀懇本省撫憲大人，辨明冤枉，救出師命，銜感無既。

寫完，彼此細看了一遍。秋英向春芳道：“妹子，你年紀尚小，不可出門，在家里看家罷。我先去城隍台下告一張狀，看是如何？再叫馮兒上撫院衙門里去。”籠了籠頭面，整了整衣襟。把狀子藏在懷

里，出門往城隍廟前去了。凡在城隍台下告狀者，必先到土地司里挂了號，方才准送。秋英來到土地司里挂了號，拿著狀子往外正走。遇見一個鬼卒，問道：“這位娘子如此妙年，又這等標致，難道家中就無別人，竟親自出來告狀？”秋英把代師鳴冤的情由說與他聽。那鬼卒稱道：“看來，你卻是女中的丈夫，這狀子再沒有不准的。但城隍老爺今日不該坐堂，面遞是沒成的了。一會收發狀詞，必定是蕭判爺。我對你說，蕭判爺性子凶暴。倘或問話，言語之間須要小心。如惹著他，無論男女，盡法究處，甚是利害。”說完，這個鬼卒就走了。秋英聽得這話，欲待回去，來是為何？欲去遞時，恐難近前。籌度再三，硬著膽子，徑向城隍廟門口去了。

住不多時，從里往外喊道：“判爺已坐，告狀的進來，挨次投遞。再候點名。”秋英聽說跟著眾人，往里直走，抬頭一看，只見儀門旁邊，坐著一位判官。鐵面紫髯，口目皤腹。殺氣凜凜，十分可畏。秋英遞過狀去，站在一邊伺候。卻說這位判官，姓蕭名秉剛。乃漢時蕭何之后，生前為人粗率，行事卻無私曲。死后以此成神。家中有一位夫人名叫俏丟兒，原是個疥癩女鬼。容顏雖好，身上總有些癩痕。因此蕭判官頗不稱心，意欲物色一個出色的女子，招為二房。屢次尋覓，總是沒有。那夫人窺透其意，往往家中不安。今晨正從家中斗氣而來，心中不靜。故秋英遞狀時，未暇觀其容色。及挨次點名，點到秋英。抬頭一看，驚訝道：“何物殊尤，幸到吾前。”停筆問道：“你是那里的女鬼，為何在此告狀？一一說清，方准你的狀詞。”秋英跪下稟道：“奴乃浙江紹興府，焦寧馨之女，奴父同姑丈秦可大作幕襄陽。住在太平巷徐家房子內，表妹春芳、表弟馮兒，俱系與奴同病而亡。走至閻王殿前，閻王爺分付道：你姊妹二人日后該在此處成一段奇緣，不該你們脫生。奴等回來，在此處專候。并表弟馮兒，現今還同在一塊里居住。生員石茂蘭是奴等的業師，無故被魏賊陷害。所以奴家代師鳴冤，望判爺千萬垂憐。”判官道：“我看你這般的容顏，恁小的年紀。正該嫁人投主，以圖終身的大事。奇緣之成，是在何時。況且你身又系女流，讀什么詩書，認什么師長。一派胡說。你的狀是斷然不准的。”叫鬼卒把這個女子扶入我衙門里去。

鬼卒得令，就拉的拉，扯的扯，把一個秋英女子，直推到判官衙內去了。蕭判官收狀發放已過，回到本衙內，叫過秋英來。分付道：“本廳叫你到此，別無他意。因你的容顏，頗中我心。我意欲招你為二房夫人，同享富貴，斷莫錯了主意。”秋英并不答應，說之再三，秋英方回道：“判爺你系居官，安得圖謀良家女子為妾，致干天條。且奴與石生系有夙緣，豈忍從此而舍彼。這樁事是再沒有說頭的。”蕭判官見秋英不從，便當下威逼道：“我的刑罰，甚是利害。料你一

個女流，如何當得。我百般拷打，不如早早的從下罷。”秋英聽了大怒，便厲聲道：“判爺你若是強相逼迫，我雖不能當下雪恨，寧無異日。萬一我若得見了城隍，定然叫你粉尸萬段。”說罷大罵不止。判官聽說大怒，要著人來打。又恐夫人里面聽見，再惹氣生。分付鬼卒，把秋英且監在別處一座閑房里。一日三次拷打，且按下不題。

卻說春芳馮兒在家候至兩日，并不見秋英回去。心里發悶，親自來到城隍府前打聽。才知秋英被蕭判官監在屋里不能回家了。春芳回來向馮兒一說，馮兒拿著狀子，徑投撫院門前去了。

不知馮兒一去如何？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鳴師冤質訟督憲堂

話說馮兒到得撫院門前，打聽了一番。撫院并不出門，又非放告的日期，無路可投。只得把信炮點著了一個。一聲響時，里邊大人聽的炮響，霎時升堂。開了大門，聲聲喊道：“鳴冤人投進。”馮兒不慌不忙，走進前來。只見堂規威嚴，人役森列。暖閣內坐著一位大人。馮兒近前跪下說：“民子初開，向上一遭。”早有茶房接去，送在公案桌上。大人從頭看了一遍問道：“你是何處的人，石生緣何叫你替他告狀？”馮兒回道：“小人是襄陽府城里人，石生系小人的師父。他現在監中，家中并無別人。因此小人代師鳴冤，望大人垂鑒。”撫院道：“你怎小小的年紀，卻敢這樣放刁。魏大人在京都，石生視□□風馬牛不相及。石生被獄，或為別事。你說系魏大人唆撥，那是憑証？”馮兒回道：“魏太監專權弄勢，人所共曉。因去歲魏太監的家人，買去身師畫圖一張。上面有題得律詩四句。詩中有群奸草茅等字。他就說是譏誚的他。轉托學院，把身師拿到監里。考完時還要解京究處。小人所供，俱是實話。并無半句誣捏。”撫院道：“依你所供，是一派的胡說。著人給我推出門去。”人役聽說遂把馮兒拉著，向外就走。

撫院猛然看見，馮兒在日光之下走著，并無照的人影。便立刻叫道：“快把他帶回來。”馮兒聽說，轉身回到堂前。從新復又跪下。撫院發怒道：“從來陰鬼無影，本院坐的是朝廷法堂。你是那里的山精水怪，白日青天，竟敢在此胡鬧。”叫“左右給我拉下去打。”左右人役，把馮兒扯翻在地。喝聲“行杖”打下一板去，是一股白氣，打到三十，并無半聲叫。及至放起距躍曲躄，倍覺精神。撫院大怒，叫聲：“給我夾起來。”人役聽說，將馮兒放倒，把腿填在夾棍里。直夾了有三個時辰，方才解去。馮兒神色依然如初。撫院道：“這分明是鬼無疑了。”著家人到宅內取出天師禁鬼符一道，貼在馮兒胸前。又用紙使印一塊粘在馮兒背后。從來陰鬼，原怕天師的法符，朝廷的印信。竟把馮兒一時制的不能動轉了。遂著人送入監中。分付禁卒

，留心看守。

卻說馮兒在監中，坐到三更時分。揭去身上的符印，逃出監來。

正要尋個去路。忽聽得街上傳鑼響亮，人役喝道之聲：卻是本省城隍出來巡街。唬的馮兒躲藏在個更棚里。城隍走的相近，叫聲“住轎。

”分付鬼卒道：“此處有什么冤鬼，竟致得怨氣沖天。給我搜來。”

鬼卒過去一搜，就把馮兒帶到轎前，跪在地下。城隍問道：“你是何方的游魂，敢在這個去處作怪。”馮兒就把石生被害，并他代為鳴冤的情由，一一察知城隍。城隍道：“據你所供，這番意氣卻有可取。

但你的年紀，甚是幼小。常在陰司里飄飄蕩蕩，何年是個出頭的日子。依本府看來，不如把你送在一個富貴人家，脫生去罷。”馮兒問道：

“蒙太爺垂憐，小人感恩不盡。但小人有兩個姐姐，現在襄陽。業師石生，還在監中。小的轉生以后，就再不得見面了。”說罷，痛哭。城隍又分付道：“你也不必如此悲戚。你那兩個姐姐與石生系有夙緣。不久，即成夫婦。剩你自己，何處歸宿。魏賊一千奸人，不久禍事將近臨頭，冤也不必你鳴。你姊妹師徒，日后重逢有期，無煩過為留戀。”叫鬼卒把他送到杭州府錢塘縣里，程翰林家投胎托生去罷。

”鬼卒得令，領著馮兒，起陣陰風，一直去了。

卻說程翰林名謙，學S光。是一個翰林院侍講。曾點過兩次主考

，做過一任學院。因他母親年邁，告終養老回家。年紀不過五十歲，

一妻一妾。夫人蘇氏，生得一子，名喚程誘蟄C生來姿質魯笨，念書

念到十七八歲，總不明白。屢次應考，盡落空網。程翰林在前也不知道他兒子是個何等樣的學問。及至回家，逐日盤問。方才知他不通。

凡做一篇文章，功夫必須兩天。程翰林也懶于給他改抹。

側室柳氏身懷重妊。八月十三日，夜間時當分娩。蘇氏夫人聽說

，著人請下穩婆。房中點上燈燭。叫丫頭媽媽，緊緊在旁邊伺候。他也不住的時來照看。鬼卒領著馮兒的靈魂，早在門外等候。及至時辰將到，鬼卒把門上的帘子一掀，馮兒往里看時，只見床上坐著一個少年婦人。聲聲叫疼，旁邊一個穩婆緊相依靠。住的卻是朱紅亮s的好房子，才到回頭，被那鬼卒一把推到床上。呱的一聲，早已投胎落草了。穩婆抱起來看，乃是一男。蘇氏夫人不勝歡喜，遂報喜于程翰林

。程翰林也甚是欣幸，就起名叫做程鞦韆C馮兒投生之時，卻未曾喝

過迷魂湯，心里極是清白的，但輕易不敢說話。過了三朝、滿月，漸漸的添了些見識，卻總不想家。長到一兩歲，只會認人，不能出語。

程翰林夫婦恐真是個啞子了，卻也無從問他。

一日，程翰林與程誘蟄b書房里講書。家人來請吃午飯，適值程

鞦韆b書房中玩耍。心中想道：“我哥哥年紀已過二十，連個學還不能進。必定是文章不好，我找出來看看方妥。遂把外門關上，走到屋

里，上到椅子上。就書里翻出三篇沒動筆的文章來，看了一遍。不覺大笑道：“這等文字，無怪乎不能進學。”就磨了磨墨，把筆膏了膏，大批大抹，頃刻之間，把三篇文章登時看完。末后題了一首七言律詩，以代總評。其詩云：

軋茁殊屬太支離，外落孫山固所宜。

書讀五車方為富，文成七步始稱奇。

少年不受懸梁苦，老歲無聞後悔遲。

從此問津尚未晚，將來應有入彀時。

評完了，卻把三篇文章仍舊放在書里。下來椅子，開了門，就往

院里去了。卻說程翰林吃飯已完，領著程誘煇A仍來書房里坐下。程

誘蟻L的書放的不是原舊去處。便拿過來，掀開一看。見三篇文章

，俱經動了筆。心中詫異道：“這是何人，敢來作踐我。”就送與他父親一看，程翰林觀其批評恰當，詩句明白。但字畫不成個頭。心里也甚是異樣。遂叫看門的來問道：“我去吃飯有何人書房里來？”看門的回道：“并無外人，只二相公進來。關上了門，玩了一會，就開門出去，上院里走了。”程翰林心里疑惑道：“沒的就是他不成？”

回到院內，叫過程軛魁考C追問道：“你哥哥書房中的文章，是你給

他看的么？”程軛鬻u是搖頭。程翰林道：“夫人，你再仔細問他。

”蘇氏夫人，千方百計，嚇逼不過。不覺開口應道：“是孩兒偶然作孽。叫父親大人不必疑怪。”程翰林夫婦二人，見程軛髡f能說話，且通文理，心中又驚又喜。

一日，程翰林考問程軛髡飛g左史，以及諸子百家等書。左右根尋，總盤詰不住。程翰林方知程軛鱈e是個無書不讀，無一不會的個成學。遂向夫人蘇氏說道：“此子日后，必能大振家聲。斷不可以

庶子待他。”蘇氏夫人答道：“這是不消你說的。”就與程誘蟻P在

一個書房里念書。這程誘蟻O哥反受兄弟程軛鱈漁旭V。朝漸夕磨，

一半年間，把程誘蟻蝻楷o也明白了。遂與程軛鬪P年入了邑庠。

卻說這程翰林家，有一件傳家之寶，乃金如意兩枝。前十年時，程夫人夜夢一女子，年紀不過十六七歲。進他屋里，拿去金如意一枝。說道：“程太太，我暫且借去一用，十年以后，定來奉還。”天明看時，果然少了一枝。左找右尋，并無蹤影。沒去已久，也不提了。

及至程軛魁生以后。程夫人又在佛前討得一簽。其占云：

玉麟成雙非無緣，如意一支暗引前。

寶物還家可坐待，何妨借去已多年。

程夫人把這簽帖拿給程翰林看。程翰林道：“軛魁鄙撰Z成人，

或者給你復看此物，也未可定。”不提。話說這程軛鱈i學，年只八歲。到十歲就補了廩。十二三歲就成了錢塘縣的一個大名士。事親至

孝，待兄甚恭。日與程誘蟻S弟兩個，奮志讀書。但家中人提起師弟

兩字來，他就不覺泣下。說起姊妹兩字來，他便終日嗚咽。父母問其緣故，總不肯說。程翰林料其事系前生，以后夫婦二人從此也再不問他。馮兒轉生，暫且不提。

但不知秋英受罪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勵堅節受盡百般苦

話說馮兒錢塘投生去后，次日撫憲正要提出來再問。忽見獄司走來稟道：“監中拘禁的男鬼馮兒，夜間去無蹤影了。”撫院驚訝道：“奇哉，怪哉。有這等義鬼，代為鳴冤。石生的官司，可見是屈了。”遂辦文移會學院，不提。

再說秋英在蕭判官衙內。一日三次拷打，甚是難當。卻拿定主意，再不依從。一日蕭判官上城隍衙門里去了，鬼卒們也偷出外邊玩去了。只落得秋英自己在這裡。心中暗惱，不覺啼哭起來。宅內有個小使數名喚旋風。閑步到此，見門是鎖著，往里一看，有個少年女子，拴在梁頭上，在那里哭哩。心下發悶，便跑到宅中，一五一十，俱對夫人說了。夫人道：“我卻不信。”旋風道：“太太不信，請親去看看。是真是假，便見明白。”

夫人跟著旋風出了宅門，走到那屋子前。一看，真是有個女子。

叫鬼卒給我把門開了，鬼卒稟道：“門是判爺封了去的，私自開鎖判爺知道了，小的承當不起。”夫人罵道：“你這該死的奴才，既怕老爺獨不怕太太嗎？若不開時，一定重打。”鬼卒無計奈何，只得把門開了。夫人進去，又喝道：“把這女子，給我放下來。”這鬼卒又不敢不，給他解下梁來。夫人問道：“你這個女子，因何鎖在此處？實說與我知。”秋英稟道：“奴叫秋英，替業師石生鳴冤，來到這裡。判爺不嫌奴丑陋不堪。欲招為二房，奴執意不肯。言語之間，觸怒判爺。把奴拘禁在此，如今已月余了。萬望太太解救。”那夫人把秋英細看了一看，夸道：“好個美貌女子，無怪乎那個老貨看中了你。但有了你，何以顯我。這個勾當，斷是不准他做的。叫鬼卒偷送你出去罷。”秋英叩頭道：“謝過太太。”

鬼卒領著秋英出離了判衙，往東正走。不料與蕭判官兩下里正走了個對面。蕭判官問鬼卒道：“你領了這個女鬼上那里去？”鬼卒回道：“小的怎敢領他出來，這是太太叫小的領出他來的。”蕭判官道：“胡說，快給我速速領回去。”那鬼卒不敢違拗，把秋英仍送到原舊去處，拴在梁上。蕭判官叫過這個鬼卒來，責他不小心看守，打了他二十個板子。

方才退入內宅，夫人一見便發怒道：“你做的好事？”蕭判官道

：“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夫人道：“你強逼良家女子為妾，該當

何罪？我一定上城隍殿前去出首。”判官道：“妻妾之說，人倫所有。你既不肯容他，我放他走就是了。何必這等發狠。”兩個嚷鬧不住。蕭判官見他夫人真是不准，又別處找了一座閑房，離衙門遠遠的，把秋英鎖在里面。他一日三次，親去看看，叫鬼卒拷打。百般刑罰，俱各受過。秋英總不肯半句應承。蕭判官見他志節堅確，從此也漸漸的松放他了。秋英到這田地，甚是難受。遂作詩一首，以自傷云：

深閨弱女苦形單，漫露花容惹禍端。

胸矢十年不字志，痛嗟狂奴冒相干。

空房鎖禁步難轉，終夜哭哀淚眼干。

形體摧殘半虧損，負仇終須得鳴官。

卻說春芳在家等候馮兒，几日不見回來。秋英亦渺無音信。又親自□□外邊打聽。才知道秋英還在那里受罪。馮兒已被城隍發往別處脫生去了。剩得自己冷冷落落，甚難為情。又念石生在監，近已不知怎樣。此心一舉，就往黃州獄中去了。卻說石生在監里，正當半夜中間。聞一個女子啼哭而來。走至面前，卻是春芳。石生道：“路途遙遠，又勞你來看我。”春芳答道：“先生在監，女徒何時敢或置念。”

石生問道：“秋英馮兒為何不同你來呢？”春芳答道：“馮兒往巡撫台下告狀，被那處城隍看見，發往錢塘縣脫生去了。秋英往城隍台下告狀，被蕭判官拉去強逼為妾，他執意不從。一日三次拷打，現今在那里受罪哩。”石生聽說哭道：“為我一個，倒連累你眾人了。”

春芳道：“這原是數該如此，也不瞞怨先生。”遂取出一個布包來，交給石生說道：“先生的銀子使的將完了。這又是銀子一十五兩，先生隨便使用罷。我便這一遭，還不知几時再來看你哩。”遂起身嗚咽而去。

到了次日，禁卒見石生手中，又有了一包銀子。驚異道：“石相公進監時，腰里并無分文。忽然有這銀子二十多兩，并未見人送來。今又有銀子一包，也沒見是誰來送。莫非有鬼神暗中佑助他不成？”因留心照料石生，茶是茶，飯是飯。晚間并不拘禁他了。這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卻說石生在監里坐著，忽聽得外邊有人傳說：今日官吏人等，俱出外接詔去了。心中疑道：“是接的何詔？”晚上禁卒進得監來對石生道：“今日接的不是憂詔，卻是喜詔。”石生問道：“有何喜詔？”禁卒道：“天啟皇帝晏駕，崇禎皇帝登基。不日就有大赦。石相公的官司一定是開釋的了。”石生道：“還恐未必甚穩。”且按下不題。

卻說崇禎皇帝未登基時，就深惡魏忠賢。到得登基次日，就把魏忠賢拿了。剿沒其家，翻出一本賬來。載的俱是些官員，或系他的門

生、或系他的干兒，文武共有二三百人。崇禎皇帝大怒，一概削去其職。就有太常卿馬克昌、湖廣學院韓媚、西安府知府范承顏、陝西學院許壽南，一千人在內。又下了一道旨意：凡被魏賊陷害拘禁在獄者，無論罪之大小，悉行赦宥。旨意已到，黃州府知府把石生立時開出。用好言安慰，令其回家。

石生回到羅田，祭掃了墳墓。仍往襄陽而來。一路上，晚行早宿。聽得人相傳說，魏太監死后，從新又正了法了。許壽南、韓媚、馬克昌、范承顏等，俱流徙出去了。羅田縣知縣錢為黨、長安縣知縣金日萃，俱各貶家為民。石生心中暗道：“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所以今日有此現報。”行不几程，就到襄陽府了。進的城時，天色已晚。先到胡員外家，要了鑰匙，好去開門。胡員外一見甚喜。說道：“聞兄無辜獲罪。今得脫出，可喜可賀。”石生答道：“晚生多蒙老先生的福力，是以終獲幸免。”又說了几句閑話，拿著鑰匙，開了外門，進了書房。已是點燈時候。見春芳站在那里，愁眉不展。石生問道：“馮兒轉生，無容說了。秋英為何，至今還未歸家？”春芳答道：“他還在那判衙里受罪哩。不知几時，才得脫網？”石生怒道：“他既為我受苦，我定替他爭氣。”石生吃了晚飯，向春芳道：“這個劣判，殊干天倫。我定上城隍台下，去告他一狀。遂提筆寫一呈道：具呈黃州府羅田縣廩生石茂蘭，為逼良為妾，乞天究治以正法紀事。切照。生身罹刑獄，無由控白。有女徒秋英代生鳴冤台下。不料劣判蕭，漁色為念，拉至衙中，強逼為妾。秋英不允，逐日拷打，性命難保。天條何在？為此上呈。

石生把呈子寫完，就睡去了。到了次日，早晨起的身來，正是飯時。適值胡員外、蔡敬符，對門朱良玉俱來看望。盤桓了片時，又回看了一番。天色已晚，只得明早去呈了。誰知石生要代秋英出氣一事，那蕭判官在衙中早已曉得。一日也無言，到得起更時分。叫鬼卒把秋英領到本衙，解去繩鎖。安慰道：“你這個女子，志同金石，節操冰霜，甚是可敬。但我招你為妾，亦系好意。你既執意不肯，我也斷不相強。你回去，多多拜上石司馬大人，量能包原。些須小事，不必懷恨在心，放你去罷。”

秋英幸得脫身，出離了判衙，就直投太平巷來了。石生與春芳在家點上燈坐著，正說秋英那里受罪，彼此傷嘆。忽聽得外邊角門響了一聲。春芳抬頭向外一看，不勝驚喜道：“秋英姐姐幸得回家了。”秋英道：“妹妹，我几乎死在那里。”春芳道：“石先生已回家兩天了。”秋英進得屋中，見了石生，不覺放聲大哭。石生與春芳兩個極力相勸，方才住聲。就把他廟前告狀，被蕭判官拉去的事，詳細說了一番。石生恨道：“今晚若非放你回來，我斷不與他罷手。”秋英又

道：“方才我回來時，蕭判官分付的些話，我都曉的。只‘多多拜上石司馬’這一句，我就不懂了。你是一個秀才，他如何叫做你司馬。敢問先生這是怎說？”石生答道：“這是個泛常稱呼，別無說處。”石生心中暗忖道：“難道我后日官至司馬不成？”從此師徒們三個，情意倍加篤厚。石生讀書愈有興致了。但馮兒投生于他處，他三個人提起來，彼此未免有些扼腕。

但不知秋英、春芳二女，後來畢竟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度靈魂歷遍萬重山

卻說翠容小姐在成都府觀音堂內，逐日向佛前焚香拜禮，已經三年。就感動了一位羅漢，托夢給他說道：“石家娘子，你的厄期已滿，石生的魔障將消。須得我去點化一番，好叫你合家完聚。”翠容醒來卻是一夢。這位羅漢就變做一個行腳僧的模樣，往襄陽府來了。袈裟披身市上行，木魚手敲遠聞聲。

磕頭連把彌陀念，惟化善緣早結成。

這個和尚，日逐在襄陽四關廂里，化那些往來的行客，坐家的鋪戶。一日石生偶到城外，見這個和尚化緣。他也上了百文錢的布施。那和尚把石生上下一看。問道：“相公貴姓？”石生答道：“賤姓石。”和尚又問道：“尊府住在何處？”石生答道：“住在城里。”和尚道：“我看你滿臉的陰氣，定有陰鬼纏身。”石生答道：“沒有。”和尚道：“現有兩個女鬼，已與你同居三年。如何瞞得過我？”石生道：“雖然相伴，卻無害于我。”和尚道：“害是無害，終非人身，難成夫婦。待老僧替你度脫一番，試看如何？”就當下畫了一道符。上寫兩句咒語：

聞得哭聲到，便是還陽時。

和尚遂把這符遞與石生，說道：“你回去，把這符收好。不可叫人看見。到得這月十五日一早。把這道符貼在你外門上。有哭妹子的過你門前，則此符大有效矣。”石生接過符來，謝了和尚，回到家中。并不對秋英、春芳說知。這且按下不提。卻說蔡監生的妹子，年已十九。他母親給他擇配，大門小戶，總說不妥。忽得了一個暴病而亡。出殯的日期，正趕到這月十五。一定該石生的書房門口經過。到了那一天，這石生黎明起來，把靈符就貼在外門以上。這正是：

妙有點鐵成金手，能使死尸為活人。

卻說蔡家，這一日出殯。正抬著棺材，到了石生書房門首。蔡敬符哭了一聲妹子，那棺材忽然落在平地。這石生書房里的秋英，急忙跑出門來，一頭鑽入棺材里去了。人人驚訝。來看的，立時就有二三百人。只聽得棺材里面喊叫道：“這是個什麼去處？悶殺個人。作速放我出去罷！”眾人說：“□□活了，打開看看，也是無妨的。”蔡

監生攔阻不住，抬去了棺罩。打開材蓋，只見蔡監生的妹子突然起來坐著。蔡監生向前問道：“妹子你好了？”他妹子說道：“我不是你妹子，我並沒有個哥哥，你是何人？冒來認我。”說完就跳出棺來，直向石生書房里邊去了。蔡監生正要拉住，倒被他罵了几句。說道：“我只認得石生，你與我何親何故？竟敢大膽，強來相拉。”蔡監生見不認他，也無奈何。只得叫人把空棺抬到別處，自往家中告訴他母親去了。

石生知道是蔡監生的妹子，不好出來直看。偷眼一覷，真是一位絕色的佳人。眉眼身材，無一處不與秋英一般。這個女子，連聲叫道：“石先生那里去了？”石生卻再不好出來。說話中間，蔡監生的母親，走來相認。女子道：“我母親去世早了，只有一個表妹子，在此與我作伴。同跟著石先生念書。你是誰家的老媽？強來給我做娘。東院里胡太太，才是我的娘哩。”蔡監生母親知是借尸還魂，難以強認了。大哭一場，轉身回去。胡員外聽說，叫他夫人過來。把這女子，接到家中，認為義女。與蔡監生商議，各備妝奩一付，送過來與石茂蘭擇吉拜堂成親。那洞房中夫妻恩愛，也不必細說。卻說石生與秋英成親以后，每日晚間再也不見春芳的形跡了。忽一夜間石生夫婦二人，忽聽得窗外有人說道：

本是同林鳥，遷喬獨早鳴。

羨爾長比翼，何靳呼群聲。

說罷，繼之以哭。秋英道：“這是春芳妹子，瞞怨我哩。”相公何不再求那位老僧也度脫他一番。”石生道：“我明日就去，但不知這個和尚走了沒走？”到了次日，石生出城一看，那個和尚還在那里化緣哩。石生向前致謝道：“多蒙禪師的法力，秋英已借尸還魂，轉成人身了。”和尚問道：“你今又來做什么？”石生答道：“還有春芳未轉人身，再求老禪師度脫則個。”和尚道：“度脫靈魂，自是好事。但湊合難以盡巧，這只要看他的造化何如？你回去打整一座靜屋，里外俱要糊的嚴密。明日晚上，在家中候我罷。”石生回家與秋英說了，遂打掃一座淨屋，糊得嚴絲合縫。

到了次日，掌燈以后。那個化緣的和尚，果然到了。向石生道：“我進屋里去，外邊把門給我鎖了。住七日七夜，我里邊叫開門時，方准你來開。我若不叫，斷不可私自開門。”石生悉依其言，等的到了第七日，天將黑時，并無半點動靜。秋英道：“這個和尚，未必不是遁了。你何不偷去看看。”石生走到窗前，用舌尖舐破了一個小孔。向里一張，只見那和尚兩眼緊閉，盤膝打坐。就像個死人一般。石生恐怕驚醒了他，當時把小孔糊煞。回來向秋英道：“走是沒走，還無音信哩。”知

又住了半頓飯時，忽見從外走來一個女子。身材細長，頭腳嚴緊。容色與春芳相似，正好有十七八歲。慌忙跑到屋里，一頭倒在床上，似死非死，似睡非睡。唬的秋英躲在一旁站著。外邊那和尚連聲叫道：“快來開門，快來開門。”石生出去把門開開，和尚下的床來，說道：“跑煞我，跑煞我。我為你這一位室人，經過了千山萬水。方才做的這般妥當。我還得同你到屋里看看去。”石生就領著這個和尚走到屋里。只見春芳從那屋角里鑽出，這和尚過去，一把揪到床前，往那女子身上一推，就不見春芳的蹤影了。那女子口中叫道：“姐姐我好腳疼。”睜開眼看著秋英道：“我沒上那里去？我身上乏困，就像走了几千里路的一般。”秋英道：“妹妹你歇息兩天便精神了。”這外邊的和尚遂立時執意要走。石生極力相留，再留不住。說道：“異日登高眺遠，你我定有相逢之期。實不能在此久留。”送出門來，并不知向那里去了。石生進得房中一看，這個女子畢真就是春芳分毫不差。胡員外遂又叫他夫人過來，把這女子領去，收為義女。治辦妝奩，擇了吉期，以便過門。卻說到了過門之時，蔡監生的母親合對門朱夫人，俱來送飯。朱夫人一見新人便異樣道：“這分明是王小姐，如何來到這里？”心下游疑，也不敢認真。是夕客散之后，春芳與石生成為夫婦。三人共作詩一首云：

淑女歷來稱好逑（蘭），懷春何必分明幽（英）。

絲羅共結由天定（芳），琴瑟永偕豈人謀（蘭）。

荒草塚前骨已掩（蘭），芸經堂內魂猶留（英）。

赤繩系足割難斷（芳），聊借別軀樂同々（蘭）。

卻說石生既有了室家，又得胡員外的幫助，心中甚是寬舒。留心討朱裴文的指教，到了八月秋闈就與朱良玉、蔡敬符三個合伴赴省應試。及至揭曉石茂蘭中了解元，朱■中了第十一名舉人，蔡寅中了副榜。到得來春會試，朱■不第先回。石茂蘭中了第八名進士，在京中多住了月余。有廣東一位新進士，姓王名灼字其華。聞石生將回襄陽，找來與石生搭伴，說道：“襄陽府有弟的一位年伯，欲去探望探望。要與年兄同船，不知肯相容否？”石生答道：“如此正妙，但不知貴年誼是那一家？”王其華答道：“是太平巷內胡涵齋。”石生道：“那是家岳。”王進士道：“這樣說來，更加親熱了。”兩個同船，來到襄陽。石生回家，王進士直往胡宅去了。

一日，石生請王進士赴席。約胡員外、蔡敬符、朱良玉奉陪。蔡寅先到胡宅與王進士說話，好以便同來。說起秋英還魂一事，王進士道：“世間竟有這樣奇事？”剛才說完，石生那邊就著人來請。胡員外道：“老夫有事，不能奉陪。敬符兄陪了王世兄過去罷。”蔡寅陪著王進士，到得石生家。朱良玉早已過來相候。王進士原與朱良玉系

結拜的兄弟，相見已畢，彼此敘了些家常。坐著正說話時，適石生廚下缺少家伙，春芳向鄰家去借。王進士看見春芳，隨後跟出門來，口地一眼。春芳紅了紅臉，急三步走到鄰家去了。借了几件家伙走出門時，王進士還在街上站著看哩。一眼覷定春芳，直看的他走入院里去，方才回頭。

春芳到了家里，放下家伙，向石生道：“你請的這個同年，卻不是個好人，方才我去借家伙，他不住的左一眼，右一眼看了我個勾數。他是胡娘家的年誼，究非親姊熱妹，如何這般不分男女？”石生道：“既是年誼，就不相拘，你莫要怪他。”石生出來，正要讓坐。王進士道：“年兄不必過急，弟還有一句要緊話相懇。”石生道：“年兄有何見教？”王進士道：“年兄你既系胡年伯家的嬌客，你我就不啻郎舅。方才出來的這位年嫂，是胡年伯從小養成的？還是外邊走來的？”石生答道：“卻是從外邊走來的。”王進士道：“既是這樣，一定要請出來作揖。仔細看看，以釋弟惑。”石生道：“就是兩個俱看看何妨？”石生與蔡寅陪著王進士走到院中。石生叫道：“你兩個俱出來，王年兄請作揖哩。”秋英整身而出與王進士見禮讓坐。蔡寅指著秋英向王進士道：“這就是舍妹，借尸還魂在此。”左右叫春芳，再不肯出來。秋英進入里間，勉強推出。方才與王進士見禮。見過禮仍轉入里間去了。

王進士仔細看了一番，不覺泣下。石生道：“這是為何？”王進士道：“年兄有所不知，前歲三四月間，舍妹促亡，尸首被風撮去，并沒處找尋。方才門口看見這位年嫂，還不敢認得十分真切。今對面一看，的是舍妹無疑了。但不知是何時來到這裡？”石生答道：“就是年前四月間走來的。”王進士哭道：“這分明也是借尸還魂了。如何還肯認我？”秋英道：“王家哥哥，不必悲痛。你看我待蔡家哥哥如何？就叫他也跟我一樣罷了。”秋英叫春芳出來，仍拜王進士為兄。方才大家到了前廳，坐席。席終而散。朱夫人見是王小姐借尸還魂，仍舊認為義女。不時的來接去。這王進士在胡員外家住了月余，臨起身回家時，又到石生家里來看春芳。說道：“妹子路途遙遠，委實不便接你。但愿妹丈選到廣州左近，姊妹見面，庶可不難了。”春芳道：“這是哥哥屬望的好意，只恐妹子未必有這樣造化。”王進士又與石生、朱良玉、蔡敬符盤桓了一天。次日就起身往廣東走了。從此石茂蘭、胡員外、朱良玉、蔡敬符四姓人家，俱成親戚你往我來，逐日不斷。

但不知房翠容小姐與石生后來如何見面？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觀音寺夫妻重聚面

話說石生自發身之后，一年捷取，就放了南陽府的刑廳。三年俸

滿，轉升了四川成都府的知府。到任兩月，秋英春芳二位夫人因路上經了些險阻，許下在觀音堂還愿。先差衙役來對廟中老尼說知。那老尼就打掃了殿宇，預備下茶果。分付翠容道：“聞說這兩位太太，俱系妙年。我年邁耳沉，應答恐不利便。一會來時，我只在神前伺候。一切照應，俱托付給你罷。”翠容應過。住不多時，衙役進來說道：“太太的轎已到山門口了。師傅們速出去迎接迎接。”翠容聽說整容而出。兩位夫人已經下轎。翠容向前稟道：“小尼失誤遠迎，乞太太見諒。”秋英答道：“俺特來還愿，還要仗托師傅的法力。如何怪你。”翠容陪著兩位太太，先到了佛前拜過。然后到觀音殿內上了香燭。發了錢箔。老尼誦平安經一卷。兩位太太方才磕頭起來。向老尼謝道：“有勞師傅祝贊。”老尼答道：“太太到此，理應伺候。但老尼年邁耳沉，叫小徒陪太太禪堂里吃茶罷。”

翠容陪兩位太太，到了禪堂里坐下。把茶果獻上，自己卻在下面站著相陪。秋英心中打量，暗忖道：“看這個尼姑舉動有些官樣大方，分明是個宦家的氣象。如何落在廟中？”因問道：“師傅貴庚几何了？”翠容答道：“虛度三十歲了。”秋英太太又問道：“你是從小出家的，還是半路里修行的？”翠容答道：“是半路投來的。”秋英又問道：“你系何處人？為什麼來到這裡？”翠容道：“說起來話長，恐二位太太厭聽。”秋英道：“這卻無妨，你說俺才明白哩。”翠容道：“小尼是黃州府羅田縣人氏。”秋英又問道：“你曾有丈夫嗎？”翠容道：“有。”秋英道：“姓甚名誰，是什麼人家？”翠容答道：“拙夫姓石名茂蘭，是個廩生。公公石峻峰，系兩榜出身，做過長安縣知縣。后升廣西柳州府的知府。”秋英太太便道：“這等說來，你真是個宦家的娘子了。失敬失敬。”就讓他在旁邊里坐下。春芳聽見提起石茂蘭三字，心中詫異。兩眼不住的向秋英盡覷，秋英只當不睬。又問道：“你為何一個女流就來到這裡？”翠容答道：“公婆不幸早逝，后被奸人陷害。因公公在長安居官時，有河一道失誤挑修。文提石郎變產修河，一去二年并無音信。后有長安縣的關移說石郎已經病故了。對門有個王詮，要娶小尼為妾。暗地著人，把小尼的母親治死。小尼欲報母仇，因假為應承。幸有觀音老母，賜給神藥一包，名為催命丹。及至到了他家，把這藥向那人面上洒去，那人就立時死了。小尼那時正要逃走，忽被一陣狂風，刮到這裡。因此修行，不能回家，已數年了。”這正是：

訴盡從前艱苦事，漸啟后来亨通緣。

秋英太太道：“你丈夫姓石，我家老爺也姓石。你是黃州羅田縣人，我家老爺雖居襄陽，原籍也是黃州羅田縣人。你丈夫既然是個秀才，說起來我家老爺未必不認的他。回去向我家老爺說知，如有人上

羅田縣去，叫他把你丈夫或存或沒，再打聽個的確。設法送你回籍如何？”翠容謝道：“多蒙二位太太垂憐。”兩位夫人各送了二兩銀子的香資。翠容送出山門，上轎而去。

兩位夫人回到內宅。秋英向春芳道：“今日在廟中見的這個尼姑，定是翠容姐姐無疑了。”春芳道：“若不是他，如何知得這般清楚。”晚間石生歸房問道：“你兩個還過愿了。”秋英答道：“愿是還過了，俺卻見了一樁異事。”石生問道：“什麼異事？”秋英道：“今日廟中，見了一個連毛的尼姑。年紀不過三十。問其來歷，他丈夫的姓名籍貫卻與相公一般。你說前妻翠容姐不知死在何處？據今日看來，還是活在這里哩。何不速去接來，以圖完聚。”石生沉吟道：“接是不難，恐未必的確。尤不可造次，下官職到黃堂，屬下有多少官員，城中有多少紳衿。突然認一尼姑為妻，恐惹人恥笑。”秋英答道：“相公差矣，夫婦一倫，本諸性天。避小嫌，而忘大倫，何以為人。公祖統馭萬民，不認斷使不的。你若是信不真，明日權當齋僧，親去一看。如果不錯，就接來罷了。”石生依允。

到了次日，石生率領人役，往觀音堂內齋僧。進的廟來，先參拜了佛像。驚異道：“這尊佛像，好與襄陽化緣的老僧相似。轉入后殿行禮已畢，走到公案前坐下。把廟中幾個尼姑叫出來從頭點名。點到翠容跟前，石生一看，果然是他前妻房翠容。翠容一見石生，明認的是他的丈夫，卻不敢相認。石生問道：“夜日太太回宅，說有一個出家的尼姑，系黃州府羅田縣人。就是你嗎？”翠容答道：“正是小尼。”石生道：“現今有本府的一個親戚姓吳。他是羅田縣城里人，不久他的家眷回家。本府接你到我衙中，叫他攜帶你同船回去。你意下如何？”翠容謝道：“多蒙太老爺的恩典。”石生齋僧已過，回到宅中。對秋英、春芳說道：“果然是我前妻房翠容。我已許下，明日去接他。”秋英道：“如此才是。”石生道：“但恐來到，有些不妥，叫下官卻作難了。”秋英道：“天下原有定禮，妾雖無知，頗曉得個尊卑上下。接來時，自能使彼此相安。相公無容多慮。”閑言提過。到了次日，石生適值撫台提進省去。秋英便著人役，打著全付執事，抬著四人大轎。差了兩個管家婆去接翠容太太。他與春芳姊妹二人，卻在宅內整容相候。及至接回來，轎到宅門，翠容方才下轎。秋英、春芳兩個向前緊走几步，伏身稟道：“賤妾秋英春芳，迎接太太。”翠容連忙上前，兩手拉住。說道：“奴乃出家賤尼，石郎還未知肯相認否？二位太太，如何這等恭敬。”秋英道：“妾等已與老爺說明，那有不認之理。但老爺適值進省，妾等先把太太接進宅來。俟老爺回署，好合家完聚。”就把翠容讓到中堂，延之上座。地下鋪上氈條。秋英春芳兩個轉下，并肩而立。讓道：“太太請上，受妾等一拜

。"房翠容回禮道："奴家也有一拜。"彼此拜禮已畢。翠容向秋英春芳道："奴家若非二位妹子引進，何由得見天日，嗣后只以姊妹相稱，切莫拘嫡庶形跡。使我心下不安。"秋英道："尊卑自有定分，何敢差越。"三個從此，彼此相敬相愛。轉眼間，不覺數日了。石生自省回署，進得后宅，秋英迎著說道："房氏太太已經接來數日了。老爺進來相認罷。"石生見了翠容抱頭大哭，秋英春芳在傍亦為落淚。翠容向石生道："你為何捎書叫我改嫁？"石生道："書是假的。"翠容又道："長安縣的來文，說你已經死了。"石生道："文也是旁人做的。"石生問翠容道："怎么你能來到這裡？"翠容把從前情由，自始至終，說給石生聽了。石生也把秋英春芳配合的情由，也說給他聽。翠容道："我只說這兩位妹子是你另娶的，卻不料世間竟有這等出奇的姻緣。"石生向翠容道："你為我受盡折磨，他兩個的靈魂與我同過患難，情意一也。大小之分，任憑夫人所命罷。"翠容說道："妾雖妄居□□，幸得離而復合，吾愿足矣。嗣后家中一切大小事務，俱叫他兩個執掌。俺總以姊妹相處，講什么大小嫡庶。"石生道："夫人既能這樣，日后下官定請三付冠誥，封贈爾等。"

翠容又向石生道："妾在患難之時，曾蒙菩薩點化，到得此處。又多承老尼照理。曾許下團圓后，重修廟宇，酬謝師恩。望相公先領妾去參拜一番。不知准否？"石生應允。著衙役先去向廟中老尼說知。衙役回來稟道："觀音寺只剩得一座中殿，兩邊廊房、前面的佛殿、后面的禪堂俱成空地。連老尼也走去杳無蹤影了。"翠容方知這老尼就是菩薩變成的。佛殿禪堂俱是菩薩布置的虛景。遂叫人重修廟宇。不題。

石生一日在衙中無事，與三位夫人坐著閑談。庭前有老槐一株，石生以此為題。叫三位夫人聯句，作詩一首。石生先詠道：

回憶當年徒奔波（蘭），古槐影下堪婆娑（翠）。

勁枝雖被春光早（英），柔條還沾雨露多（芳）。

綠作復云葉茂密（蘭），黃應秋日氣沖和（翠）。

勢成連理有緣定（英），何必誦詩慕伐柯（芳）。

又一日，石生登峨眉山。到了山上，往下一看，形勢崇高，如在半虛空中。又向四下里一望，但見層巒疊嶂，袤延八百余里。石生一時興發，遂拈筆題詩一首道：

懸崖萬丈梯難升，峭壁轉回須攀藤。

一帶連岡形險隘，兩峰對峙不驚崩。

白龍日繞池中躍，夜晚遙望放錦燈。

四蜀固多叢繭處，此較劍閣尤■B。

題詩已完，往前走到一座古剎前，名叫華林禪院。意欲進去一看，和尚聽說，打掃了一座干淨禪室。把石生迎到里邊去。經過大殿山頭旁，有一個小角門。忽聞一陣異香，從中吹出。石生到禪室里坐定，問和尚道：“你前邊小門里鎖的房子，盛著什么東西，氣味如此馨香。”和尚稟道：“無甚東西，內有一座禪堂。相傳百余年前，有一位老師傅坐化到里面，至今并未葬他。里外門俱是他親自叫人鎖的，說下不准人開。這些年來，也沒人敢動。又相傳這位師傅已經成佛。常與觀音老母虛設法象，點化愚人。留下四句禪語，并無人解得。石生道：“取來我看。”和尚從柜中，取出一個紅紙帖來，遞與石生。

拆開一看，上寫道：

似我非真我，見我才是我，煩我曾留我，遇我豈負我。

石生暗想道：“這莫不是襄陽化緣的老僧嗎？”叫和尚開了角門，進里一看。見禪堂門上，貼著一道封皮。上寫著“門待有緣開”五個字。揭去封皮，開了房門。當門一張大床，床上有一位坐化的老僧。渾身盡是塵土，背后貼著個紙條。寫著道：“坐化人即是化緣人。”叫人掃去土塵，仔細一看，就是那化緣的老僧，面貌如生。石生拜道：“此乃羅漢點化我也。”下了山來，就命人立時重修殿宇。把坐化的老僧妝塑金身，送在里面，焚香供養。石生一家團聚不題。不知馮兒轉生還能相見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藩司衙師徒再談心

卻說石生在成都，做知府三年。轉升了四川糧道，做道三載。屢有奇績，選遷了浙江的布政。是時馮兒，已轉生十三歲了。石生到任，簿書之暇，行文觀風。取的錢塘縣首卷就是程鞅驥C石生喜其寫作

俱佳，賞賜的甚是優厚。一日程鞅魁把藏編x。石生聞其年幼，有些羨慕。請到內書房里相會。程鞅鯨i得書房，向石生行禮已畢，石生讓他坐下，著人獻茶。石生上下打量，宛然是馮兒的模樣。開口問道

：“賢契青春几何？”程鞅鱧疾D：“生員虛度十三歲了。”石生又

問道：“入泮几年？”程鞅鱧疾D：“僥幸五載了。”石生又問道：

“賢契如此妙年，佳章居然老手，可是宿構，卻出新裁呢？”程鞅

答道：“生員雖拙于作文，然深恥抄錄。”石生道：“文章既系盡出

心裁，異日所造，應難相量。賢契的先生果是何人？”程鞅鱧疾D：

“生員幸承庭訓，并未曾投師。”石生聽其言談，又畢真像馮兒的聲

口。心中愈發驚異。程鞅鱧獲揶荊拊M是昔日的光景。但身系轉生

，難以遽認。程鞅鬪]說道：“生員年幼無知，陡膽冒瀆，敢問大人

籍貫何處？”石生答道：“本司原籍黃州，寄居襄陽。”程鞅鱧S問

道：“住在襄陽那街？”石生答道：“住在太平巷內。”程鞅鱧S問

道：“太平巷有個胡員外，大人可曾認識他嗎？”石生答道：“此人

本司的岳丈，賢契你如何知得這般清楚？”程執鵠D：“胡員外與

家君曾在京中同寓，是以知其端底。”隨即又問道：“胡員外有閑宅一處，里面住著一位石先生，大人可曾會過嗎？”石生見程執鵠y句道著自己，便答道：“此人本司卻合他甚熟。”就轉問道：“我部他有個徒弟名喚馮兒，后來轉生錢塘，不知歸落誰家了？”說到此處，

程執鵠K不得不認，□道：“大人莫非就是九畹石先生嗎？”石生道

：“你莫非就是馮兒所轉的嗎？前世之事還記得否？”程執鵠D：

“月下賦詩，當堂質訟，為時几何？竟至忘記耶？門生今日，幸得再見先生。但不知二位姐姐，還在彼處否？”石生答道：“他兩個已轉

成人身，與本司結成夫婦了。”程執鵠D：“門生雖系轉世，兩位夫

人意欲還求一見，不知肯相容否？”石生道：“那有不容之理，但須本司先為說明，以便請你進去。”

石生說罷，轉入內宅。春芳便問道：“聽說老爺外邊會客，不知會的何客？”石生答道：“下官觀風，取中了錢塘的一個廩生，年紀才十三歲。今日特來謝我，下官仔細盤問，方知他就是馮兒所轉。問到你姊妹二人，他還要求見一面，不知該怎麼樣？”秋英說道：“既

是這般，就該請進來一會才是。”石生便著家人，把程執鵠D內宅

。秋英、春芳兩位夫人，早在檐下相候。三個見面，彼此落淚。春芳

道：“兄弟你轉生才几年，就長的怎模大了。”程執鵠D：“弟已系

轉世為人，不料與二位姐姐，尚能相會一面。”秋英道：“這是數該如此，你我焉能作主。”秋英春芳領著程執鵠}參見了翠容夫人。程

執鵠N要告辭。石生道：“今日這樣奇逢，那有遽去之理。”就在內

宅里設席款待程執鵠C石生作詩一首，相夸道：

聚首一堂尚可提，校書燈下仿青□，

形骸雖變元神在，素□依然一木雞。

程執鵠J作詩一首，相和道：

天形下覆如張弓，世事百年一夢中。

桃李公門猶在列，前緣寧敢付東風。

席終以后，春芳向石生道：“昔年馮兒上學，曾以金如意為許，

老爺今日還他的罷。”石生道：“正該還他。”秋英道：“我收著哩

。”立時取出，交與程執鵠C春芳道：“這是你程家傳世之寶，你前

世上學時，無以為贄，我暗與程太夫人借用。許下十年以后，定去還他。今日帶去，務要交個清楚。”說完程執鵠驚蔭瞼若穿衲k。到了家

中，程翰林與夫人問道：“你為何在衙門里就住了一天。”程執鵠

道：“石大人見孩兒年輕，甚是喜歡。設席款待，所以未能早回。三

位太太俱准我見。孩兒臨來時，三太太給了一件寶物。叫我回家交給母親。”夫人道：“是何寶物？”程鞵繙袖中，取出一個紙包，遞與夫人。展開一看，卻是金如意一枝。夫人大驚道：“奇怪，奇怪，這金如意是咱家傳世之寶。十數年前，夢一女子借去。左右找尋，并無蹤影。生你之后，討得一簽，說此物不久還家。今日果然原物還來。但不知這枝如意，緣何落到石太太手中。我將來一定要問個明白。”這且不提。

卻說石生得了程鞵徽o個門生，雖系新交，實屬故人。不時的請到衙門里來敘談。是時正當春月，天氣晴朗，人煙和煦。石生向程鞵道：“聞得天台山，雁蕩系貴省的名山。同賢契一游何如？”程鞵答道：“大人既肯屈駕，門生理應奉陪。”石生于是揀了一個良辰。帶得程鞵經往天台山去。上的山來，一看，真正是奇峰插天，長溪繞地，名秀之致。與別山大不相同。石生道：“勝地不可空游。你我須各人賦詩一首，以志登賞。石生遂口詠一詩道：

□茨遺蹤不復留，石梁勝景猶堪游。
飛峰壁立可回雁，激湍奔騰似龍湫。
華頂龍從勝熊耳，玉宵鑿秀喻牛頭。
桃花洞遠無人到，誤入至今傳阮劉。

程鞵競口詠一詩道：

曇華亭跡至今留，騷客梯岩時一游。
玉閣參差堪宿雁，瑤樓層轉鎖靈湫。
碧林風動震人耳，瑤草繽紛滿嶺頭。
寒拾二仙足嘗到，一方蒙佑免虔劉。

吟詠已畢。石生夸道：“賢契此詩，可謂英年之作，倍勝老成。

“程鞵鶻D：“門生在大人面前，不揣固陋，何異雷門擊鼓。”山

上有一座古廟，名為天台神觀。觀內有道士，聽說藩台大人上山，觀內打整的甚是干淨。就請到里面獻茶。石生說道：“此山佳景甚多，一時難以遍覽。不知別處還有古跡嗎？”道士稟道：“小觀東南里半許，有太白金星的行宮。廟門前有石碑一統，上面有長就的律詩一首，風吹日晒，多少年來，字書總不磨滅。這卻是此處的一景。大人請屈駕一覽。”石生聽說，遂同程鞵鶻w道士，出了觀門，直上東南而去。走不多時到了廟前，見山門上挂著“太白金星行宮”六個大字的一面豎匾。門前果然有一統碑，碑上的詩句，真如長就的一般。卻又甚是□亮。石生向前讀其詩道：

時運亨通不厭遲，兩陰相助尤為奇。
天台雖異賢孝坊，須憶當年相面時。

石生念完了詩句，恍然大悟。才知道曹半仙是太白金星變成的，

并非俗人。遂進到廟中，禮拜了。游玩一會，石生遂下了山。回入衙中，向三位夫人說知此事。秋英說道：“太白金星既這樣的點化老爺，老爺不可不仰答神麻。”遂立時把廟宇蓋的煥然一新。這且不題。

再說程鞅驥A那日同石生上了天台，回到家中，把石生上山的事

情，一一告訴他父親程翰林。說道：“石大人乃當代文人，一生卻有這些異事。”蘇氏夫人遂接口道：“咱的金如意，多年不見，忽然還家。難道就不是一樁異事嗎？恨我不能親見石太太，問個詳細。終叫

我心里發悶。”程翰林道：“這也不難，鞅翹J是石大人的門生，

便與石大人即系通家兄弟般。就彼此來往，也是無妨的。明日下三個請帖，請三位太太過來赴席。你當面問他，便見分曉。次日，程夫人果下啟來請。秋英稟知石生。石生道：“門生家不同別人，去也無妨。”

到了那日，程夫人又著人速請了三次。這三位太太盛飾儀容，午間乘轎過去。到得程宅門首，才落轎時。程夫人早出二門來迎。三位太太，走入內宅。程夫人看這三位太太，真真是個個俊如天仙。又仔細把春芳太太端相，卻與當年夢中所見的女子一般。又與程鞅麟滲情相仿，心下更加疑悶。讓入中堂，相見敘禮讓坐獻茶已畢。說話之間，程夫人漸漸言及金如意一事。秋英太太說道：“今日蒙程太太厚愛，正該彼此談笑。從前已過之事，莫須深究。”程夫人轉問春芳，春芳總是笑而不言。席終以后，程夫人把翠容太太讓到別處，再三的根問。翠容太太，方把秋英春芳借尸還魂并馮兒投生錢塘的事，一一

說了一番。程夫人才知道程鞅驥P秋英春芳原系前世姊妹，合石大人

原系師生。平日提起師徒、姊妹四字，程鞅驥弓墟[戚，正是為的這個緣故。自此以后，程夫人與石大人家三位太太，彼此往來不絕。

但不知石生在浙江后來做官如何？再看下文分解。

第十五回 狼虎店義仆救主難

話說石生做浙江布政，適值代理按察事務。滁州地方有一座老山，山上多洞，洞中聚集有兩三千人，欲謀不軌。地方官秘報知巡撫，巡撫與石生商議。石生道：“事系風聞，未見確據。不可冒為題奏，亦不可輕行剿沒。必須打聽個真實，方可相機行事。”巡撫道：“就煩貴司前示私訪一番，回來再作計較。”石生依允。回衙只得換上便服，帶了一個茶房。妝作算卦的模樣，出了省城。一路私訪前去。不多些時，到了滁州地方。日逐在鎮店上賣卜。忽有一個賊眉賊眼的，上來算卦。石生觀其氣象，分明是個反叛。那人問道：“先生是子平，是六壬？”石生答道：“兩件都會。”那人道：“既是兩件都會，我一定算算。但此處不甚僻靜，你跟我到家里算上一天。如果算的

好，封資情愿加倍奉送。”石生答道：“我就跟你去。”

那人把石生領到一座山上，進入洞中。同伙的問道：“這是何人？”那人答道：“是個六壬先生。”又指茶房問道：“這系先生的何人？”石生答道：“這是小徒。”石生偷眼一觀，見刀槍旗幟，無不俱備。真真是謀反無疑了。石生問道：“既要算命，請寫出貴造來一看。”那人說道：“實不瞞你，俺們要舉行大事。特請先生來，給俺擇一個興兵的日期。以便起手。”石生把六壬書展開一看說道：“這三個月以前，并無興兵的日期。必須過這三個月以后，方好。現今是四月盡間，過了五六七三個月，到得八月十六，是個黃道吉辰。下山定獲全勝。”那人道：“俺也看著必到那時才好。”方才算完要走，那人道：“先生既到我山中，有來的路，沒去的路。洞中正缺少一個軍師，俺就拜你做個軍師罷。若要強回去，殊覺不便。”石生恐喪性命，只得假為依從。

到了次日，山中筑起一壇。叫石生登在壇上，眾賊羅拜于下。那些賊人認真石生住下，自此以后，任所指揮，無不奉命。住有十數多天，一日天氣清明，眾賊齊下山去打獵。只剩得石生、茶房二人在洞中看守。石生分付茶房道：“你看看這些賊人下山是往那里去，即來稟我。”茶房出去一看，見洞中兩三千人，張弓挾矢，牽狗架鷹，下山俱往西南一路去了。茶房速進洞，稟知石生。石生道：“咱訪查已真，還不速走，更待何時。”茶房遂扶著石生下山，往東北而去。這石生一路走著，遂口詠古風一首，單單自道其苦云：

山勢■岩石徑斜，草木叢冗亂如麻。窮■絕鳥難投步，左盼右顧堪咨嗟。嗟私行太伶仃，倉皇誤入險陂中。萬丈崇嶺藏虎豹，千層深洞伏蛇龍。君不見，白云籠罩影縹緲，紅日照射色暗淡。子規聲叫高樹頭，孤猿哀啼長溪岸。一路行來多崎嶇，氣竭力盡肝腸斷。

卻說石生怕賊人追趕，走的甚是忙迫。直走到紅日西沉，并未住腳。忽然山上跑下來一只猛虎，把茶房一爪叨去。嚇得石生魂不附體，半日心神方定。往前又走，天色漸黑，見一個樵夫擔著一擔山柴，從旁而過。石生問道：“前面何處有店？”樵夫答道：“前去三十五里，方才有店。左近是沒有的。”石生甚是擔憂，黑影里又走了五七里路。抬頭一看，遠遠望見山坡下有一道火光，像個庄村的模樣。就望著那火光投去。到了跟前，卻是一個小獨庄。外邊門戶高大，里面樓閣層層。石生把門一敲，內有十四五歲的一個幼童開門問道：“是做什么的？”石生道：“是借宿的。”幼童道：“相公少待，我去稟知主母，再回你信。”住了一會，出來說道：“主母已知，請相公客舍里坐。”

石生進到客位里面，見燈燭燦列，擺設齊整。從背靠后轉出一位

少年婦人，花容艷妝，緩步來前。與石生見了禮。分賓主坐下。向石生問道：“相公從何處而來？”石生答道：“在下姓梁，往山中治買木料。下山過晚，趕店不及，欲借貴舍暫宿一宵。”婦人答道：“房子盡有，但恐屈駕。”石生問道：“娘子尊姓？”婦人答道：“賤妾姓薛，拙夫叫薛呈瑞。是個茶商，往山東登州府貿易，去已數年，并無信息。落得妾身，熒熒無依，甚是淒涼。相公適投寒舍，這是前世有緣了。”遂命人收拾桌張，讓石生上座，自己在旁相陪。美酒佳肴，登時陳上。叫出兩個頭發眉齊的女童，在桌子以前歌舞，舞的甚好看。只聽得口歌古風一章道：

野有蔓草兮，零零壤壤。有美一人兮，宛如清陽。邂逅相遇兮，與子潛藏。

歌罷，石生看那婦女，甚是風流。不覺的引動了春心。席終，兩個同入臥室。觀其床帳、器皿，并非尋常人家所有。是夜，石生與那女子同枕共寢。到雞將叫時，那女子向石生道：“此處非君久戀之所，天色漸明，作速起來出去罷。”石生起的身來，還有些留戀之意。兩個女童，前面拉著。這個女子后邊推著，把石生一直送出門外，就把大門緊緊關上，再叫也無人答應了。石生甚是漠然，往前走不多時，回頭看時，卻是一塚大墳。墳前以上，寫著宋貴妃卞氏之墓。石生嘆道：“吾幸得該入桃源，寧復許后人問津耶。”

往前走到日夕，落到一個店中。院子甚深，房子甚稠。石生進來揀了一間干淨小屋住下。到了掌燈已后，忽有一個賣絨線的，背著包袱進店來投宿。店主道：“別無閑房，只有半間草屋，你將就著住一夜罷。”這人就進屋去睡了。石生那知道這是賊店，約有半更天時，也就放心睡去。到得夜靜眾賊齊出，把別房里住的幾個行客，俱經害訖。后到石生屋中，石生正在夢中，這賊上去，用繩緊緊捆住。石生方醒來，求道：“我與你無仇，行李內還有三五十兩銀子，任你拿去，饒我的性命罷。”那賊道：“銀子是要拿的，這個餛飩湯你也是要吃了。”那一個賊道：“夜未甚深，江上打漁的還未散盡，俟四更后送他去未遲。”眾賊拿了銀子，仍轉回院內。卻把個草屋里賣絨線的忘下了。

石生身上捆的難受，口中長嘆道：“我石茂蘭不料死在此處。”

那賣絨線的聽見，心中暗道：“這莫不是我故主嗎？”起身出來，走到窗前。小聲問道：“□客，方才說你姓名，你是那里人？”石生答道：“我是黃州府羅田縣永寧街上人。”賣絨線的道：“這樣說起來，分明是我家大爺了。”石生問道：“你系何人？”賣絨線的道：“我是來喜。”石生道：“你快來救我。”來喜把屋門治開，進去解了石生。回到草屋把包袱背在身上。領著石生到外邊一看，那房子后邊

，有一小牆與當街相靠。就把石生扶過牆去，他也随后跳出。

是夜，月色光明，如同白晝。二人往前緊走。石生道：“倘或賊人隨後趕來，這卻怎處？”來喜道：“大爺放心，小的新學成一個拳棒，就有三二十人，還不是小的的敵手。請問大爺，緣何來到這裡？”石生把他私訪的來由說了。來喜磕頭道：“大爺高發，小的那里知道。小的自從宅內出來流落此處。以賣線為生，至今還未成家哩。今日幸逢大爺，不知還肯收留小的否？”石生道：“你是我的故人，就跟我去罷，不必在此住了。”又往前走，約有五更時分，已到江邊了。月下看見江中一只漁船，船上站著一個漁翁。頭戴斗笠，身披茅蓑，正在那里下網。聽得他口中唱道：

駕小艇兮，鼓檣槳。擊空明兮，溯流光。侶魚蝦兮，凌萬頃。念故主兮，來一方。

來喜這邊叫道：“快撐船來。”那漁翁問道：“是做什么的？”

來喜答道：“是過江的。”那漁翁把船搖到岸前，來喜向上一望，訝道：“你莫不是趙哥嗎？”那漁翁看了一看，說道：“你莫不是來喜嗎？奇遇，奇遇。”又問道：“那一個是誰？”來喜道：“是咱家大爺，目下做這省的布政司了。出來私訪，誤投賊店，被我救出。同跑到這裡來，你快接上船去。”那漁翁雙手把石生攬入艙中，來喜隨後跳上。漁翁跪下道：“趙才給老爺叩頭。”石生道：“你且起來，作速送我過江去，咱再說話。”趙才道：“老爺已經上船，料賊趕來也無妨了。”開船走不多時，見有三四十個人從后趕來。見船已到江心，無可奈何而回。過得江來，石生問趙才道：“你在此打漁為生，成了家沒有？”趙才道：“小的一身一口還不能從容，那有余錢娶老婆。”石生道：“既是這樣，你也跟我去罷。”

卻說石生帶著趙才來喜走到一座山前，是個南往北來的總路口。

見兩個少年婦人哭的甚是可憐。石生分付來喜道：“你去問他為何這等悲楚？”那婦人道：“俺家姓李，系邵州府人，頗有家私。于前月間，忽有大盜入宅，將幾個男人盡情殺害。拿了俺許多金銀，虜了俺妯娌兩個，來到此處。嫌俺帶腳，拋下俺走了。欲要鳴冤，不知官在何處？欲待回家，不知從那路走？只得在此哀告往來行人，能代俺報此仇者情愿嫁他為妻。”石生叫來喜找小轎二乘，把兩個婦人帶回衙門。

次日，石生把私訪的真信，稟報巡撫。巡撫統兵前去，把洞中的叛賊盡行剿沒。石生差役把賊店中一干人犯拿到。仔細審究，打劫李姓一案，就是這人。俱各照律正法。石生分付二婦人道：“你大仇已報，送你回籍去罷。”那婦人道：“小婦人有誓在先，能代為報仇者，情愿嫁他為妻。今既蒙大老爺天恩，情愿住在內宅，任憑大老爺賞

人罷。落入賊手，已經月余，有何顏面見人？”石生勸之再三，兩婦人死不肯去。石生就把大的配了趙才，小的配了來喜。朝夕在宅內伺候。石生私訪已畢。

但不知秋英在家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碧霞宮神女授兵符

話說石生的衙門后邊，是一處花園。園內有一白石碑，其光可鑿。至夜半時分，中有人喊馬嘶甲兵響亮之聲，聽的甚真。相傳這碑是衙門中的鎮物。歷來官長俱莫敢動移。石生往外面私訪時，秋英在宅中無事，只身步入花園，來看這碑。到了跟前，忽見這碑變成一門。兩扇俱開，從里邊走出兩個女童，說道：“娘娘有旨，請石夫人里面相會。”秋英跟著女童進去。當中是一條磚砌的甬路，兩墀下俱是些異樹奇花。走有箭許，是一座紫石橋。從橋上過去，又走了數十步，是一座朱紅大門。門上懸著一匾，匾上寫著“碧霞宮”三字。才到門首，又出來了四個仙女。兩個執著寶幡，兩個執著提爐。說道：“娘娘候夫人多時？特著奴等相迎。”

秋英隨著寶幡又進了兩三層門，才是一座大殿。殿當中蓮花座上，坐著一位娘娘。下邊放著四個繡墩，排著兩行侍女。秋英進的殿來，望上行禮。娘娘辭道：“夫人尊貴，小神怎敢當禮。”命二仙女急忙扶起，讓在東邊頭一個繡墩上坐下。秋英道：“賤妾塵埃俗人，何煩聖母相詔。”娘娘答道：“石武曲不久即應大敵，軍旅未爛，何以制勝？夫人聰明過人，特請來把軍中一切機務，說與你知。日后誓師郊原，你兩人庶可共賦六月，以奏膚功。”叫仙女取出兵書三卷，付與秋英。

娘娘說道：“這書名為《行軍機要》首一卷是天時，第二卷是地利，第三卷是人和。自古以來，兵家總不外此三者。”秋英問道：“天時怎樣？”娘娘道：“春夏秋冬，天時之總名。其間所逢的月，逢日辰，俱為天時。時逢吉日則勝。如湯以辛卯而破昆吾。武以甲子而克商紂是也。”秋英又問：“怎謂地之利？”娘娘說道：“山川林薄俱是地利。凡扎營必相地高下平坡，方可以保無恙。若依山靠林，使敵兵得所埋伏，則受害不小。此楚師背離，而舍所為，貽患晉候。此務擇平坦寬闊之處，左右前后，俱無遮擋。這才是安營的吉地。”秋英又問道：“何謂人和？”娘娘道：“人和者眾人結成一心也。凡行軍之首先口人心。人心齊則氣壯，氣壯則力勇。一鼓而前，誰能御之。若人懷異心，子棄其父，弟棄其兄，各鳥獸散，安能破敵。如殷旅之前途倒戈，這就是人不和的一個榜樣。”秋英道：“這三件是行軍大要，幸承聖母指明。但擺陣之法，終屬茫然，還求聖母詳說一番方妙。”娘娘道：“這口說不如眼見，你隨我來。”

娘娘下了蓮坐。秋英隨後跟著。一曲一灣，走到一個演武廳前，娘娘上去坐定，秋英旁邊相陪。娘娘分付仙女道：“取我的兵符來。”這個仙女轉入后廳，取出一杆紅旗遞給娘娘。娘娘接在手中，把紅旗一展。忽聽一陣風響，立時就有數萬人馬，站在演武廳前。娘娘分付道：“今日操演，爾等有失律者，定行梟首。”眾兵丁無不唱喏。

娘娘把紅旗向東一擺，就成了一個陣勢。娘娘向秋英道：“這叫做八卦連環陣，生傷休死諸門俱備。昔年諸葛亮坐困陸郎，其遺跡至今尚在。此陣法之神妙莫測者也。”娘娘領著秋英下了將台，從生門而入，八門游遍。那吉那凶，說得清清楚楚。然即轉回廳台，從新坐下。把紅旗向西一擺，又成了一個陣勢。秋英問道：“這是何陣？”娘娘道：“這名為一字長蛇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此陣法之最活者也。”又把紅旗一擺，成了一個陣勢。對秋英道：“是為鵝陣。”又擺成一陣道：“是為鶴陣。”又把紅旗左邊一擺，右邊一擺，眾兵丁交互奔騰，多時方住，成了一個陣勢，前后人馬相接，密如魚鱗。秋英問道：“這陣叫做什麼？”娘娘道：“這陣名

為魚鹿。昔年鄭庄公與周王戰于☆砥A用的就是這個陣法。”陣已擺

完，娘娘把紅旗一卷，數萬人馬，風流云散，當時就沒有了。

秋英謝道：“重煩娘娘指教，賤妾頓開茅塞。”娘娘道：“這系你我有緣，方能遇的這般湊巧。”娘娘領著秋英，下了廳台。轉回殿內，仍照前坐定。娘娘分付仙女道：“取我兵符一道，付與石夫人帶去。”仙女取一紅旗交與秋英。娘娘道：“你后日臨陣時，把這兵符執在手里，任所指麾，無不如意。成功以后，仍把這書與兵符交還于我。”秋英問道：“賤妾從何處給娘娘送來？”娘娘道：“這卻不勞你送，就把這書符供在香案桌上，默祝一番，我自有人來取。”秋英又為致謝。娘娘道：“我還有律詩一首贈你。你朝夕度念，方知軍務艱難，不至于輕忽僨事。”遂手寫一詩道：

丈人行陣林師貞，何得輕心漫談兵。

無備終招懸雷奪，曳柴曾致班馬聲。

舟中掬指因爭濟，棄甲復來為食羹。

臨戎常懷量敵意，詰朝奏凱在盛京。

娘娘把詩付與秋英道：“你回去再留心細看兵書，就成女中一員名將。但系天機不可泄漏。”秋英應過。遂著兩個仙女，領著秋英從舊路送出。出的門時，秋英回頭一看，仍然是統石碑。秋英轉入內宅，進了自己房中，把兵法神書秘收好，總不肯告訴別人。秋英自得了這神書，白日不敢明看，俱是晚間，夜靜無人時，方才展開細玩。從頭看去，并無一字半句，心中模糊。看至月余，行軍擺陣之法，就遂一遭通了。心中暗付道：“老爺是個文官，那至于身歷行伍。我乃

女流，怎至于同赴疆場。聖母所囑，有些令人可疑。”這且不表。

卻說石生，自從訪真了洞中的叛賊，巡撫喜其有功，奏知皇上。

皇上旨下，著浙江布政兼理按察事務。石茂蘭赴京引見。石生把一切事務，交與委圖的官員。從河路往北而下。船至濟寧，有他一個同年，姓殷名莫磐，字永安。聞石生路過本州，就上船來參拜。石生也下船去拜他。殷莫磐向石生道：“小弟選期已到，意欲赴京。苦無腳力，年兄大人，若肯攜帶前去，承情不淺。”石生答道：“這是弟所情愿，明日請上船來同行。”到得次日，殷生收拾行李，上了船，與石生同往京去。到了京中，石生引見聖上。聖上甚是嘉獎，著仍回原任理事。殷生掣簽，選了廣東惠州府的同知。對石生道：“弟實望選在浙江，今天各一方，終不能蒙年兄的覆庇了。”石生道：“仕路窄狹，安知不還遇在一處。”住了几日，石生辭殷生道：“年兄在京還有些事，故小弟實不能奉陪，不日就要先回浙江去了。”殷生道：“年兄責任重大，小弟怎敢攀取。”

石生上了一疏，乞告假一，往羅田縣去祭祖。聖上批准。石生謝過了恩，星夜往羅田縣而來。到了羅田郊界，那羅田縣的知縣卻迎二十余里，鋪設公館，饋送下程。石生概不敢當，在一客店內住下。石生祭祖已過，仍回店中。辭別了縣主，一早起身而走。縣主又送了二十多里，方才回衙。石生從羅田縣，往赴浙水。剛才走了兩程，又下了一道旨意：“浙江布政石茂蘭訪查有功，准升廣東巡撫。”石生接了旨意，務要往那衙門，再赴廣東上任。殷莫磐聞得此信，不勝忻喜。

卻說秋英與翠容、春芳三個，無事閑談。管宅門的進來稟道：“

大老爺高升廣東巡撫，紅報已到，小的先給太太叩喜。”秋英聽說，諤然道：“廣東與苗民相近，老爺升到那里，戰伐之事終不免不了。”就把兵書，逐夜留心細看，以預作準備。住不几日，石生回到衙門，把布按兩司的事務，一一交貸清楚。就擇日起身，率領家眷，來到廣東上任。一日殷莫磐特來參見，石生請至書房。殷生要行堂參禮，石生斷斷不肯，仍分賓主而坐。殷生道：“卑職得到大人屬下，可謂天遂人愿了。”石生答道：“你我同榜，兄弟私交也。服勞王家公義也。不忍以公而忘私，又安敢以私而廢公耶。”殷生聞言，凜然而退。回到衙門，小心辦事。并不敢少涉棄謁。住有半年，又提升他潮州府的知府。

但不知石生在廣東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忘夙仇孤嫠脫困厄

卻說石生自浙江布政轉升了廣東巡撫。才到任時，進士王曰灼，親來看望。春芳向王進士道：“我房里缺人使喚，煩哥哥代我買一個

送來。”王曰灼應允而去。回到家里，著媒婆尋找不題。卻說王詮之妻念氏，原系廣州府人。他父親念照遠，貿易黃州，因與王家結親。為自王詮死后，他兩個兄弟俱不成人，吃賭嫖三字全占。五六年間，把家產化了個盡絕。念照遠見他女兒既無子嗣，又無養膳，仍舊帶回廣州去了。那料念氏福薄，回到娘家沒過三年，父母雙亡。一切家資被他兄弟念小三輸淨，落的在館驛里存身。

剩下念氏仍如無根的飄蓬一般。鄰里親戚愿其改適，他卻顧惜大體，執意不肯。屢次托媒婆說情，愿賣身為奴。媒婆聽得王進士買人的風信，來向念氏說道：“你逐日叫俺給你找主，目下撫院大老爺衙內買人服事。三太太你可愿意去嗎？”念氏道：“怎么不愿意，但憑大嫂作成。我自有用錢謝你。”媒人貪圖用錢，領著念氏到了王進士家，叫他先看一看。王進士見人甚利便，向媒婆道：“這人卻也去的，問他要多少賣價。”念氏對媒人道：“要銀六十兩。”王進士道：“這卻也不多，但寫文約誰人作主？”媒婆道：“他是沒丈夫的，又無父母。叫他兄弟念小三來罷。”王進士道：“石太太用人甚急，既是情愿，就要當日成交。”媒婆著人到館驛叫了念小三來。說道：“你姐姐賣身賣妥了，同著你寫張文約，還有二兩銀子給你。”念小三正缺錢使，聽說這話，喜不自勝。就慨然同著寫了一張文約，得銀二兩走了。把媒人錢打發清楚，就住在王進士宅內。

到了次日，念氏打整打整身面，王進士雇小轎一乘，著人抬送撫院衙門里去。念氏進的宅來，從上而下磕頭已畢。就在春芳房里，不離左右，一切應承，無不小心。一日春芳向秋英道：“姐姐你看新來的這個媽媽好像個鄉紳人家的派頭。在此作奴，我甚是不安。”秋英道：“你何不問他個詳細。”春芳就把念氏叫到秋英房里來。念氏問道：“太太有何使喚？”秋英道：“別無話說，你進宅已經數日，你的來歷，俺還未問你個清白。看你的舉止動靜，與俺們不相上下。你實說你是什么人家，為何落得這般。”念氏哭著答道：“既到了這個地位，說也是多了。”秋英道：“你不妨實說。”念氏道：“家丑不可外言，說了恐太太們笑話。”秋英道：“萬屬得已誰肯賣身，你實說你是那里人？”念氏稟道：“小婦人是黃州府羅田縣永寧街上王家的媳婦。公公王有章是個兩榜，曾做過京宦。丈夫王詮是個文生與對門石知府的公子石生為友。見石生之妻房氏顏氏絕世，心起不良。逐日謀算，后值石生修河在外，千方百計，竟把房氏娶到家來。是夜王詮死倒在地，房氏并不知那里去了。小婦人有兩個小叔，從他哥死以后，把家產化訖。落的小婦人并無依靠。不料回到娘家，又父母雙亡。止有一個兄弟，又把家產輸盡，目下落的在館驛里住。小婦人無可奈何，只得賣身宅內，以終余年。萬望老爺太太垂憐則個。”

秋英把念氏的一段言語，盡告訴了翠容。翠容大怒道：“這是我冤家對頭到了，我一定報報前仇。”秋英道：“姐姐差了，那是他男人做的事，與他何涉。這人現今落在咱家，即以你我為主，正該逐事行些方便。如何反提前仇，徒落得自己度量窄小。”翠容悟道：“妹子說的極是。再告訴老爺看他怎樣？”正說間，石生闖到屋里，問道：“你兩個方才說的什麼？”秋英答道：“說的是三太太房里那個媽媽。”石生道：“有甚說頭？”翠容道：“他不是別人，就是你的好朋友王詮的老婆。落得這般了。”石生道：“真是他嗎？”秋英道：“真正是他。”石生向翠容道：“據王詮所為，就把這個婦人處死，尚未足泄夫人之恨。但王詮所為，未必是這個婦人的主意。身死家敗，妻落人手，如此報應，已覺難堪了。刻薄之事，切不可做。況我當急難時，他曾助銀五百，其情未為不厚。至今尚未還他。追想昔日的交情，則他婦人在此為奴，終覺過意不去。二位夫人看該何以相處？”秋英答道：“以妾看來死后無仇，這個婦人老爺應該周恤他才是。昔日他曾助銀五百，今日就該照數還他，以償前債。外再助銀若干，以盡友情。問他若愿意回籍，差人送去。如此做來，就令王詮有靈應，亦感愧于地下矣。”石生道：“二夫人言之有理，下官就依這樣做罷。”這正是：

識起一切俗情外，發言盡歸款要中。

到了次日，石生同著三位夫人，把念氏叫到跟前。說道：“夜日聽見太太們說，你是王詮的室人。王詮與本院素系朋友，你可知道嗎？”念氏答道：“小婦人不知。”石生道：“本院就是你對門住的石茂蘭。”念氏聽說，跪倒在地磕頭，央道：“亡夫所為，罪該萬死。小婦人但憑太太、老爺盡情發放罷。”石生笑道：“娘子請起，本院並無別意。”那念氏那里敢動。三位夫人過去親手拉起來。石生說道：“從前的事再不提了。本院念故人情腸，意欲周濟你還家。或廣州或羅田，任從你便。”念氏道：“大人額外施恩，小女人沒世不忘。但廣州娘家無人，仍回羅田去罷。”石生道：“你既愿回羅田，少住些時，本院就著人送你去。”自此以后，三位夫人，俱以客禮待念氏。并不叫他在房里伺候了。

石生衙內，有個長隨，名叫張忠。是羅田縣人。甚是老成得托。石生就叫他去送念氏回家。還叫他路過襄陽，稟問胡員外的近安。字請朱良玉、蔡敬符同來衙門照料些事務。宅內設席給念氏餞行。石生叫秋英封銀子五百兩整，交與念氏。石生道：“王兄在日，曾助我銀子五百，這五百兩銀子是還前賬的。”外又封銀子三百兩，說道：“這三百銀子，是本院分外相幫的。有這八百銀子，老嫂盡可坐終余年了。”念氏謝道：“照數還債，已覺討愧。分外相幫，賤妾如何敢當

。”三位夫人，又各贈銀子二十兩，以作路費。念氏起身，三位夫人

親送出宅門，方才回去。時人有詩，贊石生道：

夙怨不藏世所鮮，包荒大度肖坤乾。

幫金克仿贈袍意，遙送几同棧道前。

格外施恩全友道，幽魂負慚在九泉。

莫云偶爾恤孤寡，正為后昆造福田。

卻說張忠帶著几封家書，同著一個老媽，扶事念氏，扑了正路。

當起旱處起旱，當坐船處坐船。不多些時，來到襄陽。張忠下船，各

處投字去了。念氏在船上偶一合眼，看見丈夫王詮走入艙中。說道：

“賢妻你回來了？我生前做的何事，石大人卻不記念夙仇。還周濟你

回家，真使我愧悔無及了。但當異日相報罷。”念氏醒來，心中怨恨

王詮，感激石郎。反來復去，甚是不快。適張忠已經回到船來，走的

與羅田相近。那張忠雇了轎子，把念氏送還王宅。他兩個小叔，見念

氏回來。愁無養膳，意味作難。念氏道：“叔叔不必這樣，我自有銀

子養生。”兩個小叔驚問道：“嫂嫂的銀子，從何處得來？莫不是娘

家給你的嗎？”念氏道：“非也。”兩個小叔道：“既不是娘家給你

的，是那里來的銀子？”念氏就把自己賣身，并石生還債幫金之事，

一一說了。兩個小叔感泣道：“石大人何盛德若斯也！吾兄生平所為

，叫弟等代為慚恐無地矣。”兩個兄弟得了他嫂子這宗銀子，努力持

家。數年以后，家產恢復。子弟亦有入泮發身者。皆石生相激之力也

。此是后話，無庸多說。

卻說張忠從黃州復歸襄陽。請了朱舉人、蔡副榜同來到衙門。石

生請入內書房相會，敘禮已畢。蔡副榜進內宅看過了秋英。朱舉人看

過了春芳。出來坐下。蔡副榜道：“妹丈大人，吉人天相，近來的福

氣，倍勝從前了。”朱舉人道：“惠風善政，一入境來，如雷轟耳。

弟亦多為叨光了。”石生答道：“小弟材不勝任，全賴二兄相幫。”

是夕閑談之間，說及送念氏回籍一事。朱舉人、蔡副榜俱稱贊道：“

如此舉行，方見大人的度量。”石生又差人往廣州，請了王進士，來

到衙門中一會。彼此相見，自不覺暢懷。這蔡副榜合朱舉人，石生俱

留在衙中，照料些事務。王進士在衙中，住了月余，仍回廣州去了。

但不知石生後來官到何處？要知端的，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建奇功全家受榮華

話說石生在廣州做巡撫。忽有邊吏來報說：苗寇大發，搶奪人家

的錢財，虜掠人家的妻女。聲勢甚是洶勇。石生不敢隱匿，據實奏知

皇上。皇上旨下：特加石茂蘭兵部尚書銜，令挂帥印前去平定。石生

接旨已過，退入內宅。向秋英夫人道：“下官只通文墨，那曉得軍旅

。一旦身任元戎，何以克稱厥職。煩夫人代為平才，下官好再作道理

。”秋英答道：“朝廷旨無容抗違，臣子職分理應御侮。老爺一去，開國承家，端在此舉。安可以英雄態故作懦夫狀。戰陣之事，賤妾頗悉大略。若不棄嫌，情愿親操旗鼓，隨營辦事。”石生大喜道：“夫人既有這番韜略，下官才覺放心。”

次日，就在演武廳操兵。以秋英為先鋒，以左右二營為兩隊。殷莫磐情愿軍前效力，就以他為監軍。率領馬步兵丁兩萬余人，分下已定。正是人馬強壯，器械鮮明，直往邊庭進發。一路行來，俱是秋英究九了地勢，然后扎營。來得與苗寇相近，擇了一個高埠去處，安下了營盤。秋英向石生道：“苗寇依山靠海，出沒無常。今日大軍初到，人困馬乏。苗寇以逸待勞，夜間必來劫寨。當預作準備。”石生道：“號令全憑出自夫人，下官坐鎮中間而已。”秋英就把兩隊人馬分為四路埋伏。去大營不過二三里許。寨中只留三二十人藏在一邊，候劫寨的風信。苗寇來到營中，見是個空寨，必然搶奪東西。就以放炮為號，四面殺來，必獲大勝。分付停當。寨旁有一座小山，秋英同石生躲在山上，遠遠料望。

是夜，苗寇見官兵扎下營寨。商議道：“官兵方從遠來，必然疲倦。今夜乘黑劫寨，是為上策。”其中有一個頭目，叫做賽天王。領了兩千人馬，暗地闖入官兵寨中。四下一看，并無兵馬。只剩得許多器械，就下得馬來。這個搶衣甲，那個搶弓箭，你東我西。賽天王也約束不住了。寨中的伏兵見其人亂，放了一聲號炮。四面伏兵一齊殺來。苗寇知是中計，出寨急走。早被官兵緊緊圍住。左右冲突，再不能出去了。殺到天明，苗寇只落得一二十人，乘間竊逃而去。

秋英石生下山回寨。宰牛殺羊，犒勞軍士不題。石生向秋英道：“今日之功，建自夫人運籌決勝。苗寇平定應無難矣。”秋英答道：“老爺休要矜張。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勢不兩立。苗雖小蠹，斷難長甘退舍。”石生閉口無言。卻說賽天王領著一二十名敗卒，奔回本寨。稟知寨主哪思哩說：“官兵神妙不測，難以爭勝。”哪思哩道：“我只說石巡撫是個白面書生，不諳軍務。那料想被他殺的這般盡絕，此仇不報，何以雄據一方，圖謀中原呢？”又差人來下戰書，石生批道：“約于來月十六日會戰。”秋英向石生道：“苗寇再來，必然統領大眾，以圖報仇。”少有疏忽，爾我恐為所虜。”石生道：“這當怎處？”秋英道：“老爺放心，賤妾自有運用。”

到得那月十六日，黎明時分。秋英著守營寨造一樓車：高三丈有余，坐在上面以便望敵。石生領著左右兩隊大軍，一鼓而出。走了不過十里，望見敵壘了。又向前走了三五里路，已與苗寇對鋒。從那陣前閃出一位苗王，身披鎧甲，手執鐵矛。厲聲問道：“來將何名？敢侵犯吾境？”石生答道：“吾乃巡撫石茂蘭。奉命討賊，速速下馬投

降，免你一死。”苗王大怒罵道：“好死囚，你前日折損我許多的人馬，今日又在陣前夸口。看我拿你下馬，以報前仇。”摧馬挺矛，直取石生。石生終是個文字官，不會廝殺。見苗寇上來的凶猛，料敵他不過。撥馬便走，跑不半里，就跌落馬下。苗王急忙使矛刺來。忽見一人，把石生背在身上，騰空而去。苗寇一直追趕。秋英在樓車上遙望，敗卒將近。把兵符一擺，陡起了一陣黑風，對面看不見人。那苗寇撤身轉回。這邊金鼓齊鳴。苗寇正摸路時，自相殘殺，早已血流滿地，尸橫遍野。

苗王哪思哩回到寨中，與眾首領商議道：“石督府營內，定有異人。不可以智力相角。莫若暫且投降為妙。眾人俱不願意。卻說石生被那個人背到寨后，把石生放在地下。說道：“大人已脫敵難，請緩步回寨去罷。”石生問道：“你是何人？幸蒙相救。”那人答道：“我乃王詮，蒙大人不念舊惡，周濟念氏回籍。無可圖報，故特來一救，聊當結草。”說罷，再看不見人了。石生回寨，暫且不提。

卻說哪思哩與眾人計議道：“石鏡山朝陽洞，有一個百花公主，法能剪紙成兵。請他來相助一陣，或者能制伏官兵，也未可知。遂立時著人持書去請。那公主拆書一看，慨然應許。率領一萬人馬而來，與苗寇合為大營。又來搦戰。秋英向石生道：“出陣不用旁人，待賤妾與殷莫磐，俺兩個出去收功罷。”秋英戎裝當先，殷莫磐隨後。只領五六千人馬，徑赴陣前。那邊百花公主當頭，哪思哩殿后。統領數萬銳卒，從南殺來。望見官兵寡少，就四下里團團圍住。秋英用護罩法把自家的兵馬護定，任他左攻右擊，總不能傷損一個。只見苗陣內有人背一箱子，周遭跑走。那兵馬越殺越多，不計其數。秋英窺透其術，把兵符向上一擺，忽然一聲霹靂，雨如盆傾。那苗兵漸漸減去，落地的多是紙人紙馬，被雨一淋，就不能動移了。秋英把兵符又往下一擺，這邊的兵馬漸覺眾多。殺了半個時辰，就有十萬天兵，把百花公主、哪里哩兩路人馬殺的几乎片甲不回。百花公主領著殘兵仍歸本洞。哪思哩回寨，瞞怨道：“我要投降，你們不肯。又惹了一場大辱。”有眾頭目，莫敢發言。

再說秋英回的寨來，殷莫磐問道：“此陣雖獲大勝，倘苗寇再來為之奈何？”秋英答道：“這一陣苗寇俱膽戰心驚，不久即來投降了。何煩再動干戈。”果然，次日苗王遣人賫降表來投降。其表曰：伏惟：聖德同天，無遠弗屆。異域無識，狡思啟疆。茲經大兵所剿，始信王化難越。嗣后愿備遠服，共沐皇風。如違納貢之常，甘受后至之戮。

石生據其降表，奏聞朝廷。聖上准其投降。石生又極力勸化了一番，方才班師。苗王親送石生百有余里，然后歸寨。這正是：

奏捷馬敲金鐙響，破敵人唱凱歌還。

石生作詩一首，贊秋英道：

兵家豈第論虛孤，帷幄運籌防不虞。

娘子稱軍惟唐主，婦人夸戎成伯圖。

只知男輩多雄略，那料女流有武夫。

簪珥暫當甲冑用，旌旗指處瞻城烏。

卻說秋英與石生回了衙門，著人擺上香案默祝，聖母把神書兵符

俱各收去。聖上因石生有功，特升兵部尚書，協同內閣辦事。誥封秋

英為董夫人。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治道立昌文德，不廢夫武功。勳猷大就，男

謀必需乎女助。爾蔡氏乃浙江布政使司石茂蘭之側室，夙樹芳型，尤

多雄略。務效忠于王家，不憚親操旗鼓。思克相于夫子，罔恤身歷疆

場。茲爾平苗有功，誥封爾為董夫人。于戲，紫泥煥彩，用標一時

之榮。彤管流輝，永垂不朽之譽。

石生赴京上任，謝恩已畢。又請了兩付冠誥，封贈翠容春芳。住

有半年，秋英向石生道：“人生世上，富貴尚至卿相尊榮極矣。有遠

慮者，必須急流勇退，方可善全始終。不然樹大招風，恐無日不在搖

動中也。”石生道：“夫人所見極高，下官不久即當告退。”是歲正

該會試，石生又主一次大場，收了許多門生。程誘蟻（轉帽）門下

。大場已過，遂因腳病，不便動轉。告老致仕而還，仍歸襄陽居住。

石生思念，發跡雖在襄陽，羅田終系故土。先人墳墓所在，祭掃

如何便宜。后翠容生二子，聘胡員外兩位孫女。秋英生一子，聘朱良

玉之女為妻。春芳生一子，聘蔡敬符之女為妻。石生領著翠容母子仍

回羅田。秋英春芳母子，俱住在襄陽。石生一年襄陽，一年羅田，兩

下往來，甚是如意。嗣后石生四子，俱經高發。朱舉人中了詞林，蔡

敬符中了正科。殷莫磐以隨營有功，做了兵備守道。王曰灼做了知府

。石生晚年康健，直活到年近百余，方損館舍。退升這日，天鼓齊鳴

。奉旨謚為“武勇公”崇祀□□。翠容二子，一支承祧本宗，一個過

繼房門。至今石生之后，一支黃州，兩支襄陽。石氏后裔，因其先人

皆蒙鬼神護佑。買了一處大宅子，就中蓋一寺院。前殿是佛祖，中殿

是觀音，后殿是太白金星。招募僧道，治買祭田。俎豆馨香，四時不

絕。石氏人口蕃盛，登嵬科，做顯宦者代不乏人。因石生功德之所積

也。亦何非鬼神之默助乎。后人有詩總斷道：

二氣彌綸布太空，何論南朔與西東。

形聲超出見聞外，靈爽默浮自流通。

傳紀降華事非謬，禮稱去禪理堪窮。

人間幻態萬千狀，總在鬼神運量中。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an eBook,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terms of the trademark license, including paying royalties for use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trademark license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 web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Project Gutenberg™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contact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fo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